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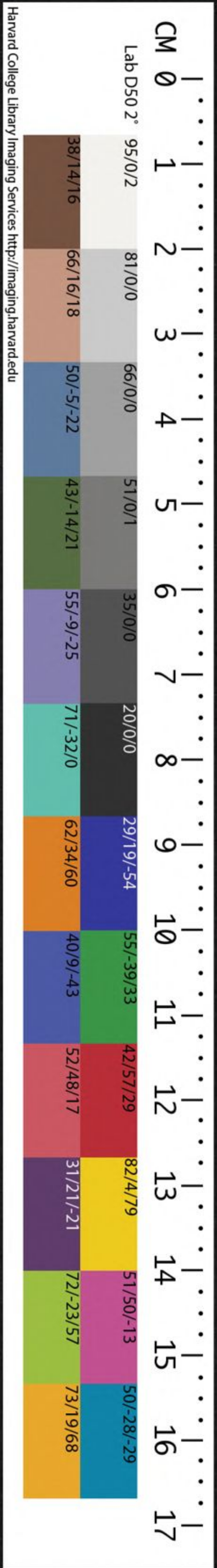
110
1247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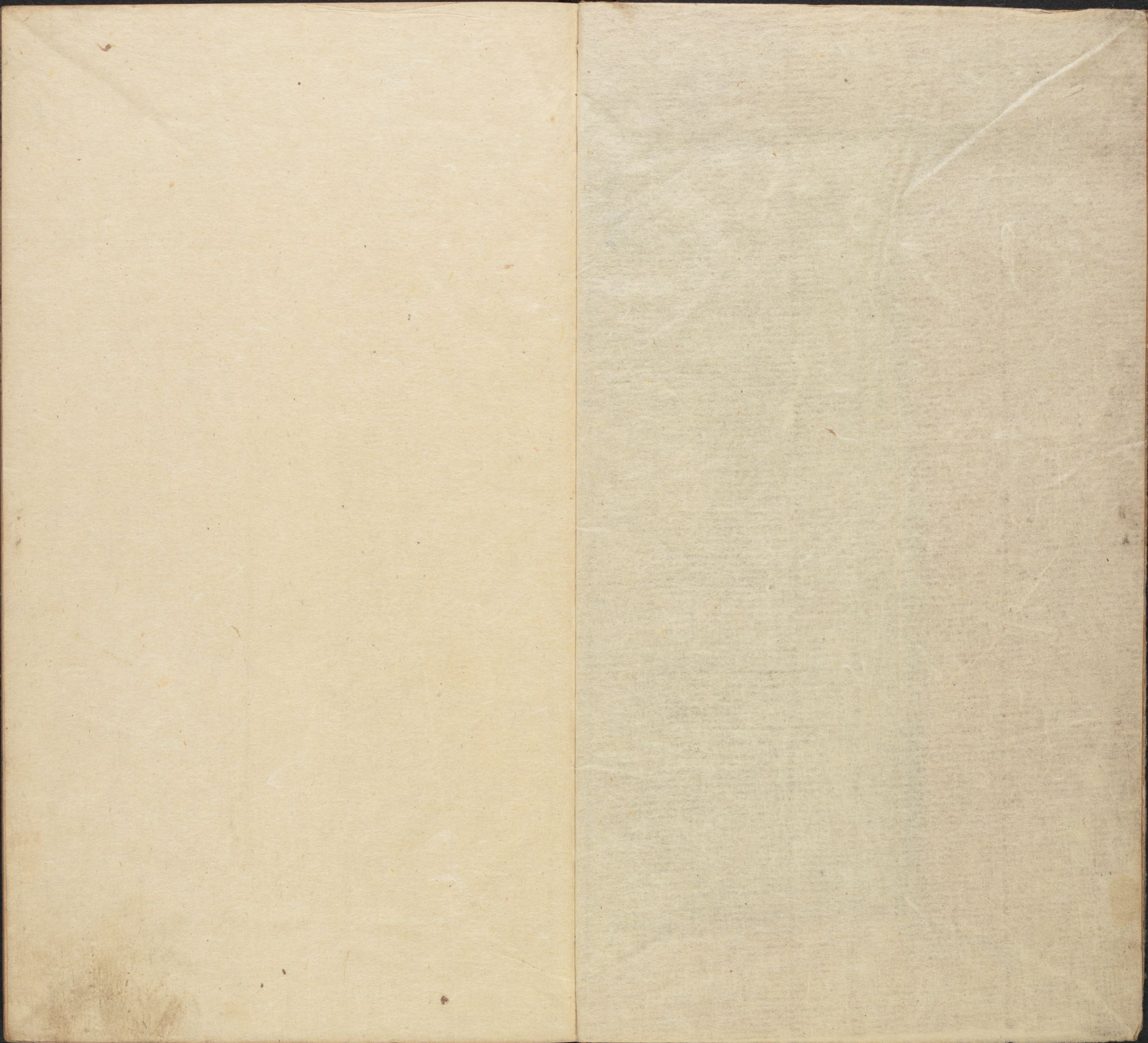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檀公

春秋大全

自序





Blank page with faint, illegible ghosting of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and appears to be in Chinese characters.

Blank page with faint, illegible ghosting of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and appears to be in Chinese characters.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四

桓公一

公名執史記名允惠公之子
隱公之弟母仲子夫人文姜

在位十有八年謚
法辟土服遠曰桓

周

魯桓公十五年桓
王崩子莊王立

鄭

魯桓公十一年莊公卒子昭公忽立是
忽奔衛厲公突立桓十五年厲公奔

蔡昭公歸鄭秋鄭伯突入于櫟桓十七

年昭公弑立子亶桓十八年齊殺亶鄭

祭仲立

子儀



齊

魯桓公十四年僖公卒子襄公諸兒立

宋

魯桓公二年殤公弒莊公馮立

晉

魯桓公二年哀侯侵涇庭涇庭與曲沃武公謀桓三年哀侯曲沃伐翼獲哀侯晉人立其子小子侯桓七年曲沃武公殺小子侯桓八年曲沃滅翼冬王命虢仲立

弟緡于晉

蔡

魯桓公十二年宣公卒惠公朔立魯桓公十六年惠公奔齊公子黔年立卒子哀侯獻舞立

曹

魯桓公十年曹桓公射姑立

魯桓公五年陳桓公卒陳陀殺太子象而自立桓六年蔡人殺陳陀厲公躡立

滕

詳見隱

陳

魯桓公五年陳桓公卒陳陀殺太子象而自立桓六年蔡人殺陳陀厲公躡立

杞

詳見隱卒莊公林立

薛

詳見隱

莒

詳見隱

公

詳見隱

元

詳見隱

邾詳見隱

許魯桓公十五年

小邾詳見隱

楚魯桓公六年伐隨使隨請周楚號周室

秦武王與隨人盟而去

吳詳見隱

越詳見隱

庚午桓王九年元年齊僖二十年晉哀七年衛宣

元年曹桓四十六年陳桓三十四年杞武四

元年宋殤九年秦寧五年楚武三十年

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

元年古之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為編年法及漢文帝

元年載矣復扶又稱元年可乎

元年下有寶王氣來日許令人持王盃獻之刻曰

元年更壽又言侯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詔更以

或一歲再更
如唐武氏改
永昌元年為
載初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別建年號汪氏曰考武即位封改元建元年號見
 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也二數推所謂後三年有蓋
 緣先三年而稱之以此言之元始有詔書汪氏曰元光因皆
 有司追命符因獲白麟元始有詔書汪氏曰元光因皆
 長呈見元符因獲白麟元始有詔書汪氏曰元光因皆
 物因改曆天漢因祈雨各因事而改也歷代因之
 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聲使記注繁無蕪
 莫之勝平載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又明
 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德又當以春秋編年為正

公羊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即位何能也諸侯不能救百姓所以
 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所以
 能去以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
 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

向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
 而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
 聞乎弒無也於先君也得子曰桓終已正君而位之道而
 即位是無也於先君也得子曰桓終已正君而位之道而
 無罪也桓宣與聞乎自然聖人如其意而書道正天
 其文也桓宣與聞乎自然聖人如其意而書道正天
 見乃所以深責之也

桓公與音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弒立之罪深絕

之也高氏曰隱公被弒經但書薨而賊不見主名
 知賊之弒為誰乎故著其篡立之罪特書其自即位
 者以不弒自居也高郵孫氏曰繼弒書即位是例
 也音嫡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
 後音嫡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
 長而授之位又攝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
 於見弒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曷為深絕桓也劉

集解子桓而請
 隱公之故曰自聞
 乎故
 曰云有內承上
 受美之而書即
 位有躬行弒
 奪惡也而亦書
 即位所謂美
 惡不嫌曰詞

曰傳謂隱公攝是非其位而据之則桓之執隱春
秋不宜深絕之今以其深絕之知隱乃讓也非攝
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惠公元妃既

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侯氏曰諸

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無再娶之文茅堂胡

氏曰夫人亡則次妃攝治內事重男女之配也

仲子安得為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

得為適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

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歐陽氏曰隱公之稱

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已舉魯之人攝讓異乎曰

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詩

跋小序周推已所有以與之者讓也故克舜禪授

公攝政讓書克典小序惠無適嗣隱公繼室之子

而謂之讓讓于虞舜

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已所有以

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乃執之

春秋所以惡去聲桓深絕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

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趙氏曰妾

夫人桓何以得貴若然禮可得而越分可得而

踰也若母得以子貴即成風之賔葬不應有譏而

公羊經外妄生此文遂令漢朝曰此狗惠公失禮

而為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為夫

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為適嗣禮之所不得

為也或問桓於私愛或命於惠公乎家氏曰否惠公

故惠卒而隱遂立左氏謂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

母愛者子抱
出于韓非子

公羊隱元年

集解云元年
書王四年七年
闕和冬時七年
復書王皆示其
為當討之賊
雷取不赦之
賊集解罪作

將有蒲屈之禮不得為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
難國可得乎禮不得為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
隱公又探其邪心而成之公羊又肆為邪說而傳
之漢朝又引為邪議而用之前漢書哀帝紀詔曰
尊定陶傅太后及丁姬並為帝太后後漢書光武
紀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越二年立東
海王詔曰春秋太子廢太子疆為東夫婦之大倫亂
矣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絕備書終始討罪之義
以示王法正不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和汨之
也張氏曰桓公弑君而立九伐之法當伏賊殺
曾之親之罪今書公見周王之無政刑書即位見
晃南面立乎其位故桓公之讐而推戴弑君之賊并
群公此聖人修理三綱救正民彛之書大法大率異於
曰桓以臣弑君以弟篡兄罪大惡極而曾之先君
也夫子脩春秋雖以弟篡兄罪大惡極而曾之先君
君不容直正其罪故特立法以垂示萬世書王先

正書即位皆所以討也二年以後不書王著桓也
或者以不書王為簡編之脫誤春秋無深意不亦
曰乎○廬陵李氏曰即位例已見前雖踰年桓而
子必類見然後列於諸侯東遷之諸侯既踰年桓而
即書位改元觀惟桓文書錫命也自隱至文六君惟
文請命亦廢矣成公以後皆書即位而無錫命禮廢
室區區所以感諷諸侯之意亦不復講矣雖與諸
然亦有不見合以感諷諸侯之意亦不復講矣雖與諸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杜氏曰垂衛地高氏曰鄭
伯知公之篡逆不自安特為好會將以求賂焉度曾
急於會諸侯必從所欲也夫鄭莊與隱公同盟和
好今見其賊不能討反有所求欲以定其位是誠
何心哉廬陵李氏曰曾與鄭特相會盟者惟桓公之
編有四會垂盟越盟武父會曹是也鄭莊之結曾桓
與曾桓之交鄭突皆黨篡弑之賊爾

鄭伯以璧假許田

左傳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
 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
 傳其言以璧假許田
 恭也曷為為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乎天子則其言也
 者何曾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則其言也
 侯皆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則其言也
 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也
 許也曷為繫田之許也
 少稱也曷為繫田之許也
 也非假而曰假田則許地也穀梁傳曰假田者謂之
 地相與也而曰假田則許地也穀梁傳曰假田者謂之
 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鄭伯於周而鄭之所謂命而祭也
 之邑也魯朝宿之邑也鄭伯於周而鄭之所謂命而祭也
 子曰隱公八年鄭伯於周而鄭之所謂命而祭也
 宿而先與許及桓弒而立故為會相求之復加以璧朝
 易也故諱之曰假諱於先王豈可相求之復加以璧朝

國集解

左本 九年 塞原

許故也蘇氏曰許田所以易於魯許田所以易於魯
 於國而聖人乃以為惡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
 欲之私放於利必至奪攘而後厭去聲義者天理之
 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去聲易
 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按本塞源杜纂弒之
 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
 相質音質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
 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
 是為國惡而隱之也其不自以璧易田而謂之假
 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何氏曰使若書

曰隱其言不言易稱壁假又以其見音許人改過
 若進壁以假田非父易也壁假又以見音許人改過
 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義
 大矣資中黃氏曰歸後復書我入初重取地假
 曰取許田則曷為謂之歸鄭重失地為內諱也陳氏
 氏曰取許田則曷為謂之歸鄭重失地為內諱也陳氏
 夫子曰傷周之弊曰利而巧文侯為不惡必有詞以自文
 事所以見張氏曰化衰風俗而日趨於變且以春秋著其
 好以欺也固因鄭伯所執歸而懼諸侯之討已發明外結
 好於鄭固亦人乘此所執歸而懼諸侯之討已發明外結
 垂篡弒之鄭伯言出於鄭志所以假罪鄭伯為會故書
 公會鄭伯言出於鄭志所以假罪鄭伯為會故書
 壁以棄朝宿之邑故曰書鄭伯言出於鄭志所以假罪鄭伯為會故書
 惡然後諱也然則曰書鄭伯言出於鄭志所以假罪鄭伯為會故書
 曾許也非也詩云居常與許復也周許也且宇然則周
 之許也非也詩云居常與許復也周許也且宇然則周
 公受封本有許邑非春秋故繫之許也且宇然則周
 自有名據實而許邑非春秋故繫之許也且宇然則周
 書豈敢擅易哉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林昏越近垂地

左傳結成也盟曰渝盟無字國穀梁傳及者內為
 志焉爾越盟地之名也程子曰桓公欲結鄭好以自
 安故既與許田又為盟也絀君之人凡民間不懟而
 鄭與之盟以定其罪大矣

垂之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盟曹志也故稱及

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結

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主氏箋義曰上書會

以惡曹張氏曰交賤之見其惡高氏曰會垂之

時固欲結鄭而位乃自安鄭既垂會未可保其必信也

故又盟越而位乃自安鄭既垂會未可保其必信也

不敷鄭氏曰康公為比盟也夫絀逆之人凡民間
 怨惡况絀逆之賊覆載所而取貨財者凡民間無不
 不容安得不得人惡之哉即孟子所謂不待教命

人得而誅之者也。汪氏曰孟子本謂不待教戒而誅戮之此借引之謂不必待上而

可即誅之也。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變中國為夷狄。化人類為禽獸。聖人所為。懼者。秋所以作無俟於貶絕而惡自見矣。音見

越皆衛地。其地於衛為近。於魯為遠。曾公孫氏曰。衛州吁立。遠會鄭莊。以求王朝。卿士之援也。家氏曰。衛州吁立。之弒其君。曾隱宋為弟。鄭莊逼師會伐鄭。以定其位。今曾隱見弒於其弟。鄭莊逼師會伐鄭。以定其位。盟宋。殤見弒於其弟。鄭莊逼師會伐鄭。以定其位。成其亂。出爾反爾。後先一轍。又其後曾桓斃於齊。而子忽終殞於賊臣之手。國大亂。幾亡黨賊。為利者。懲矣。

秋大水

書水災之始。在傳。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公羊傳何也。

書記災也。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程子曰。石德脩則和氣應而雨。賜若拒行逆德而致陰沴。宜也。

沴徒典切陰陽氣亂曰沴又音例交同字彙

五

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高郵孫氏曰辭水非常而為災。或害民。禾稼敗。民廬舍為災。則書也。拒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或問堯之時。豈有致之者。而曰。涿水警予。何也。汪氏曰。大禹謨。作啟。予者。見聖人憂民之切。不敢以非自寬也。責曰。堯之水。非有以致之。開闢已來。水之。行未得其所。歸故。堯有憂焉。使禹治之。然後人得乎土而居爾。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集注。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於天下。集注。洪荒之世。火除治。堯堯時。尚末盡平也。若曰。洪水者積雨之所成。時暘而熄矣。奚待乎九年。十有三載之治也。

書堯典命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禹貢作十有山
 三載史記禹治水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而
 谷之所洩歟自禹功既施疏鑿決排以至於今而
 其流不減何也是知天非為堯有洪水之災至禹
 而後水由地中行爾後世有人為不善感動天變
 召水溢之災者必引堯為解誤矣宋鑑一甲宗熙事
 憂見容色王安石曰水旱常事堯湯所不免一汪氏
 日經書時不書月者八年成化二年書夏此年平氏
 也二書五年大水者八年成化二年書夏此年平氏
 大年亦書秋惟紀於七年四月於八月姜氏未之
 後水亦書秋惟紀於七年四月於八月姜氏未之
 歷時之久而紀於七年四月於八月姜氏未之
 潤下也聖王非紀於七年四月於八月姜氏未之
 聖王不作五事廢而彘倫攸然則咎徵應之徵應
 之世多災與聖王廢而彘倫攸然則咎徵應之徵應
 不可勝書惟與聖王廢而彘倫攸然則咎徵應之徵應
 或志則天下之災詳異從可見矣

冬十月

集解云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范氏曰諸侯之卒天子取隱痛姦逆之人王法所宜誅故書王以正之陳哲曰果以諸侯之卒天子取隱痛姦逆之人王法所宜誅故書王以正之隱痛故書王以正而襄公卒四年卒五年不書王月崔杼弑君君適在二十五年之夏是故隱痛款則亦必將書王於春以正齊光之卒既於春不

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附錄左傳之妻于路日逆而送之宋華父督見孔也春也

未十年二年蔡桓五鄭莊三十四曹桓四
 辛桓王二年蔡桓五鄭莊三十四曹桓四
 宋十七陳桓三十五杞武四十一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

穀梁傳桓無王之卒也何也正與夷之卒也王其曰王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

書以正則明矣
為正亦夷明矣

春秋大傳

正宋督之罪也程子曰弑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
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其說是矣
梁子以二十年書王正與夷之卒其義一爾以為諸
侯之卒天子所隱痛故書王以正之誤矣茅堂胡
無王而元年書王所以治桓桓會于稷公而自立也桓
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天道人之事所以十年桓一
之惡也桓不可復書王者所以十年桓一變而篡之
也桓已沒而桓已死矣復書王者所以十年桓一
猶望已沒而桓已死矣復書王者所以十年桓一
之罪也桓已沒而桓已死矣復書王者所以十年桓一
會特書成宋亂篡魯之賊未討而宋亂又所以初
討責之曰周自東遷已不能號召方國今春秋以
鄭以責師從者猶有蔡衛陳諸侯是時桓王五年
二篡號召天下名正言順諸侯大國必皆來會討

及其大夫孔父

馮督翬可坐而剪也惟其無志於此王綱日壞
彙日繁曲沃以支宗篡晉陳佗以庶孽干嫡鄭突
挾強臣命無知而逼逐其君兄衛朔挾五國之
拒遠王命無知而逼逐其君兄衛朔挾五國之
絳捷文姜弑桓慶父弑般及為網常掃地君儀
岌岌乎不能以自保春秋為夷之卒則在閔僖
氏曰穀梁哀之二年書王為正與夷之卒則在
文宣襄定哀之二年書王為正與夷之卒則在
許止楚比陳夏微舒齊崔杼陳乞之弑也汪氏曰
宋督弑其君豈以其君而督之弑逆不在春正月
例之歟

左傳宋督弑其君而督之弑逆不在春正月
弑其君公羊傳及者何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
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
有則此何義形於色柰何督將弑公父可謂義形
於色矣其義形於色柰何督將弑公父可謂義形

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何也書尊及半春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未能改於其德

處命不渝詩

然君弑死於其難乃且處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

失其官而書大夫季氏曰與夷非督之大夫而曰其

其大夫者與君俱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故侍讀劉敞敬字原父號公是先生清江人宋

惡不能翦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

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

禪位而憚孔融前漢書汲黯傳淮南王謀反憚

如發蒙耳後漢書孔融傳融見操詐漸著煩弘憚

爭之多侮慢之辭操以融名重天下容忍而潛

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御慮承操風

旨令路粹枉奏融不執書奏棄市范曄論曰

謀文舉之高志不採是以此數君子若義形於色皆

以動義堅而忤雄心足此數君子若義形於色皆

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

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將大節義

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聖堂胡氏曰

夫蓋君已弑力不能討至此有死耳常人之情大

於此轉易者多故聖人取其死節也如宋萬弑閔

仲綏子赤惠伯被殺亦不書首非君命可以贖也

故也晏子曰齊莊公不為君而弑之吾馬得死之而馬

亡氏曰死節人臣之極也致也臣雖死節也臣

陳氏曰死節人臣之極也致也臣雖死節也臣

喜殺大夫子角與楚比殺太子致也皆不書臣

後書其君存亡則亦不書是故昔樂書中臣也

胥童而後弑君不言及死節乃人臣之極也

也荀息乃獻公之屬其父荀息者乃穆公所屬

公卓錫與卓俱存也荀息則卓錫與卓錫

至而全矣卓錫與卓俱存也荀息則卓錫與卓錫

何以生仇門死劍而萬得是以奔陳生而存則君

苟書曰宋君死其君而君與夷遂殺其夫不當蒙君文存亡可

見孔父曰宋君死其君而君與夷遂殺其夫不當蒙君文存亡可

書及以父為君而君與夷遂殺其夫不當蒙君文存亡可

竊取春秋之義也不義隆及其左氏乃宋左衛率也朱子綱目

何以不春秋之義也不義隆及其左氏乃宋左衛率也朱子綱目

妻于路遂弑公○按古者大夫皆乘車其妻固當

乘車不可在路而見其貌蓋以舊言孔父義形於
色而作傳者以為女色不忍稱其名按孔父之事
曰穀梁云臣既死君不忍書也何閔君不忍乎又曰
自是史冊載之非魯公自書也
蓋為祖諱按春秋魯史
非孔子家傳安得諱乎

滕子來朝

程子曰滕本侯爵後服屬於楚故降稱
子夷狄之也首朝桓公之罪自見矣

隱公末年滕稱侯爵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

先儒謂為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

復作乎朱子曰是時時已不能行黜之典就

家氏曰王綱已類下范氏亦謂時王所能黜也

齊而之爵未有所改烏見其時齊桓之黜也又有

言其在喪者趙氏曰滕侯爵自齊桓後與

知在喪也朱子曰前不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

說矣然則云何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

尤嚴於亂賊之黨使人知亂臣賊子之為大惡

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無以立於世則莫敢勸

於為惡而篡弒之禍止矣今桓公弟弒兄臣弒君

天下之木惡凡民罔弗懲也已不能討又先鄰國

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春秋之

所深惡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

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禮記曲禮東夷比狄西

曰滕侯始與隱公同好今隱為桓所弒反率先

朝之此不仁不義之甚故春秋以夷狄待之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仲尼豈以匹夫

范氏杜氏皆曰隱
十年稱侯今稱
子蓋為時王所黜

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劉氏曰仲尼作春秋雖以

蓋不以匹夫侵天子之事則將應之曰仲尼固不

豈若是專之以亂名實哉則將應之曰仲尼固不

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矣不曰春秋天子之

事乎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第堂胡氏曰滕本

首朝桓公黜之也然則居周之世食周之祿擅易

其爵豈所謂非天子不議禮者乎曰春秋固天子

之事世衰道微暴行交作仲尼有聖德無其位

不得如黃帝舜禹周公之伐桀充之尤誅四凶戮

防風殺管蔡與蚩尤為暴黃帝徵師諸侯

尤在傳文十八年舜臣堯禹致群臣於會稽防風氏

以禦魍魎之害言辨禹致群臣於會稽防風氏

後至禹戮之書蔡仲之命用公位家宰正百工行

天子之法於當年也故假管史用五刑奉天討誅

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耳何

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為亂名實哉夫奉天討

舉五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倫者此名實所

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張氏曰春秋

不輕貶絕惟有用夷夏變夏崇獎逆賊瀆亂三綱之

罪者則黜之故吳楚僭稱王把莒用夷則黜號降

拒公而左於亂臣賊子嚴其黨惡之法此諸侯之

曰春秋所以特黜而後日之稱子也○以隨程氏

爵之崇卑滕子之大事其朝聘貢賦也○多寡隨其

子禮見則心所供者少滕子固土小不足所以附諸侯

大國故稱其心自降為子孫而書之向微弱故終春秋

爭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賞重以列鄭子產掌

也而使從公侯之貢俱弗給也敢以為請即其事

也孫氏曰把公侯之貢俱弗給也敢以為請即其事

也或稱伯或稱子降也薛或稱侯或稱伯稱侯正也

正也或稱子降也薛或稱侯或稱伯稱侯正也

正也或稱子降也薛或稱侯或稱伯稱侯正也

正也或稱子降也薛或稱侯或稱伯稱侯正也

三十七年始書伯伯以爲自降可也把初稱侯至莊
 二伯而衰二伯而僖二盟又稱子其升降不
 年稱伯而衰二伯而僖二盟又稱子其升降不
 者比前說又不通矣且二都皆自附庸爲諸侯由
 是觀之則又似時王黜陟之請亦天子命姑記所聞
 知以皆侯

二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左傳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朱殤公立
 十年十一月戰民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
 因民之不樂命先宣言曰司馬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
 殤公召莊公于鄭而宣之曰以親鄭則然已殺孔父而弑
 陳鄭皆有所見相與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其目
 遠矣曷爲爲隱諱隱諱而拒賤也穀梁傳以者內隱亦
 志焉爾公爲志乎成是亂也拒賤也穀梁傳以者內隱亦
 而加之馬於內之惡而君也無遺焉爾釋子曰宋之辭爲
 其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天下
 之大惡也杜氏曰稷宋地也

檀弓陳氏注云
 瞿然驚怪之貌
 在官者諸臣也
 宮者穿人也
 君不奉爵以人
 偷失亦教榮
 明所致故佛悼
 而目是耳

目言之公羊傳
 何氏曰目見也

按在氏爲賂故立華氏也杜氏曰督戴公邾定公
 時有弑父者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
 嘗學斷反丁乳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
 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音其室洿音其
 宮而豬焉蓋君踰甲而後舉爵禮記檀弓疏臣之
 無問貴賤皆得殺此弑君之人無得縱赦之
 弑父凡在官者無問尊卑皆得殺此弑君之人無
 得縱赦之華督弑君之賊凡民罔不懲也而桓與
 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去宋公甚矣故特
 書其所爲而曰成宋亂徐氏曰宋雖已亂若不討則
 受成亂之責趙氏曰言宋之惡逆自此成以病內
 也安定胡氏曰成就也讀如三年有成之成以病內
 夫臣爲君隱子爲父隱禮也此其目言之何桓惡

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為有隱乎？爾孫氏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為有隱乎？爾孫氏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為有隱乎？爾孫氏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為有隱乎？

襄三十年夏四月
蔡世子般弑其君
周 謚景公
曰三十年晉人齊
人宋衛人鄭人
曹人莒人邾人滕
人薛人杞人宋人
會于澶淵宋
災故

書會于澶淵以成宋亂者蓋督雖弑君而微君而馮之位未定也。今三國為此會將以謀宋而亂之也。始定也，所以使三國無討此故成宋亂者魯也。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為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拒弑隱督弑殤般弑眾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為，去聲，懼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示威焉。永嘉呂氏曰：不書以成宋亂則稷之會疑於謀討，所為而後是，非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善惡之實著矣。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久，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澶淵之會欲謀宋災而不討弑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嘗能表其誅責之意也。必深諱魯卿而重

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啟問者見是非也稷之
 會前有宋督弑君後有取宋昂之事書曰成宋亂
 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之爵次然後見
 其罪矣朱子曰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或問故
 盟會或言其事者其義云何茅堂胡氏曰會未
 指言其所事會而指言其事特書之也成宋亂
 災故是也澤定公是也皆春秋大義宜深思之
 書之多不言其所以事也皆春秋大義宜深思之
 則多之不言其所以事也皆春秋大義宜深思之
 子之弑君父薄之盟縱刑蠻以凌中國皆開於君
 臣夷夏之君父薄之盟縱刑蠻以凌中國皆開於君
 大夫也往氏大變故特言其事桓會下比杏以平
 亂而經不書則此成平也然齊桓會下比杏以平
 會言其事者惟此與澶淵盟言其大變也又曰春
 釋宋公其特筆也君臣夷夏之盟言其大變也又曰春
 云去其亂之謂平遂其何遠之謂成大變也又曰春
 出遜皆書之若以年遠不諱則桓公為齊所殺何

不明書乎可諱則諱可譏
 則譏不以遠近為異也

夏四月取郟大昂于宋成由納于大廟

左傳非禮也滅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
 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孫是也清廟
 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盛不鑿昭其餘也冕
 黻珽帶裳幅舄衡紼纁黻昭昭其度也藻率鞞鞶厲
 遊纓昭其數也大龍黼黻昭昭其度也藻率鞞鞶厲
 物也錫壺和鈴昭昭其數也大龍黼黻昭昭其度也
 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德以
 照百官其器於大廟以明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
 違而官其器於大廟以明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
 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和以明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
 或不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廟于雒邑義也
 不聽之周史聞之曰臧孫達其器於大廟以明而不敢
 忘諫之德公羊傳曰臧孫達其器於大廟以明而不敢
 名地從主人德公羊傳曰臧孫達其器於大廟以明而
 非有即爾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却昂至乎地與
 典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然則為取可乎地與

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媿無時焉可也戊申
納于太廟何以書訊其外成亂受納于太廟非
禮也穀梁傳桓內弒其君外成亂受納于太廟非
事其祖也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亂受納
所為也曰宋取之宋也曰却大為也程子曰四國
從主而人曰宋取之宋也曰却大為也程子曰四國
宋亂而宋以從中國故曰齊陳鄭皆周公之廟周
之故書取以成亂之魯齊陳鄭皆周公之廟周
弗受而強致納之也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陳氏曰宋以却魯也春秋嚴義
利之辨苟以為利一以取書之故却魯魯濟西
田賂齊書取而巳矣高氏曰不曰宋人來歸而曰
取于宋專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之獻而曰納
謂不當納若先納逆之賊不得致討而受其賂器
祖之弗受也
冥于太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為夷狄禽獸之
行也公子牙廢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

為于偽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且垂

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和廢正能敗人之國家

也亦或知戒矣蜀杜氏曰桓以弒逆而受弒逆之

以為無周公則可若以為有周公而納之則庸暗
之不若爾家氏曰前書成宋亂而納之則庸暗
取之若納于大廟專責魯也魯取之則庸暗
日之器曰却魯言宋始以不義取之故原其器之
其器於却魯言宋始以不義取之故原其器之
來而係之於宋魯復桓以身不義取之故原其器之
之亂取賂而退復陳其賂於太廟未討乃成神人
靈之所宅周典章法制於太廟未討乃成神人
昭胡為乎至哉聖人秉筆誅姦曰成宋亂之
魯李氏曰春秋致賂而書取在齊蔽罪於魯齊
致衛寶而書來歸結正諸侯之齊蔽罪於魯齊
氏曰宋昂書却齊俘書衛彭城書宋取非在魯齊
非所安雖歷百世猶存其故名氏曰亂之舞有衣
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先王以之傳世夏后氏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穀作紀侯左傳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於之橫封父之繁弱密須之鼓闕華之甲諸侯所受
 廟者先王之謂重器所以昭先祖之德而藏之
 廟之也宋之類耳况乃蓋若甲父之賂而何宮以方吳壽
 為哉蓋不待再敗而惡已見矣又按公穀謂云周廟
 公稱大廟而左傳既稱周廟夫王制諸侯稱廟二廟謂之
 宗廟杜預以為文王廟鄭氏云太廟始封之廟君如齊
 穆與太祖康而五鄭氏云太廟始封之廟君如齊
 公故周公為之康叔是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奉周
 以之故周公為之康叔是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奉周
 書宗廟也郊特牲有文王廟也乎春秋四書大廟之名豈
 之廟而可立之於魯乎禮稱不稱祖禮天子豈以文王
 廟蓋由魯有禮祭文王廟若魯頌稱姜嫄而說禮者亦云魯
 姜嫄廟耳

杞姓之國紀姜姓之國

於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伯計數曰以賂已即事而朝
 大紀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
 公穀程氏皆以杞為紀桓弟弒兄臣弒君天下之
 太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
 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
 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之主非為反偽
 桓寧而朝之也
 存以魯與齊鄭睦故來朝魯將求莒馬○劉氏曰
 左傳云杞侯不敬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竊謂春
 秋雖亂世兵革之左傳亦填用之來朝有不敬之說
 宜便入其國也左傳成紀為杞遂生不敬之說未
 梁謂桓內弒其君外成紀侯來朝桓而惡朝之說謹
 而月之非也六年冬紀侯來朝桓而惡朝之說謹
 侯過而不改其責宜深深則宜日反書時向哉汪

氏曰成七年曹伯朝六月為或八年定十五年桓子朝皆書月不可以書月為或紀侯不貶從人朝之同然穀鄧制年葛不從同紀侯之例蓋聖人閱紀之小弱傷其無所赴愬而求援於姻國故原情以恕其罪也何不能窮以紀為進爵則未知原為闕文耳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傳始懼楚也公羊傳雖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

按在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新馬楚自

西周已為中國之患軍王蓋嘗命將去南征矣

曰詩齊也宜王南征也蠢爾荆蠻大邦為讐顯允

方叔蠻荆來威今按高頌稱楚彼殷武奮伐荆楚

深入其阻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則楚在啟

武丁時已負險以叛而致中國之討矣然史記謂

楚自熊絳事周文王始受子男之封豈武丁及周

東遷僭號稱王王甚得山漢周夷王時王至微熊渠

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

章王厲王暴虐畏其伐復去王號至熊通伐隨今

請王室尊為王王室不聽乃怒自立為武憑陵

王今按此言東遷始替彌指武王而言也

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

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

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

理博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張氏

國間於大國而自立之道孟子告滕文公之不振也

章詳矣徒懼而不能自強於為善所以不振也

知本此事醜也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

之強弱分勝負矣觀春秋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

盛衰之由可放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

諸侯集解

滅鄧莊王
虜蔡侯莊王

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家氏曰鄧侯考熊貴之
 可乎是會也春秋著夷狄而實楚之始故書注氏曰
 于鄧乃外侯列會之始而實霸者之始也楚之始故書注氏曰
 乃外侯列會之始而實霸者之始也楚之始故書注氏曰
 下之攻不侯小矣三國同會以楚同於鄧首被滅蔡於天
 逼於後稷桓文而後一綫之屬於楚同於鄧首被滅蔡於天
 之熊麇封之僅存於吳鄭則為數遭侵伐終不奔得滅則
 命魯無帝日榮陽成阜之吳鄭則為數遭侵伐終不奔得滅則
 能國肉非初請命頭為因孚觀諸後日之變則會不奔得滅則
 熊絳始受封六世至熊渠立其子康為句亶王楚自鄧不
 為鄂王執疾為越章王此熊咆是為始又八世至熊紅
 熊通是為若敖武王武王武王武王武王武王武王武王武王
 盟武餘諸侯於漢之問矣於公四年十文王熊黃立伐羅楚
 年而伐中並十年而執蔡侯於十文王熊黃立伐羅楚
 是楚勢益張他日中而執蔡侯於十文王熊黃立伐羅楚
 羊云離不言會而會者蓋與會也此則氏曰鄧侯考熊貴之

相會不可言蔡侯鄭伯及於鄧且實行會禮也
 而何據齊侯鄭伯如紀
 為比列彼自妄說爾

九月八祀

左傳討不致也殺梁傅我入之也莊氏曰不稱主帥
 微者陳氏曰內桓言大夫帥師但口入把何能桓師
 伐其將皆不言桓言大夫帥師但口入把何能桓師
 非桓以大夫不言桓言大夫帥師但口入把何能桓師
 夫桓以大夫不言桓言大夫帥師但口入把何能桓師
 專也高氏曰桓弒君莫入莫伐乃反入把伐則其大夫
 天滅共蒙其耻也注氏曰或莫伐乃反入把伐則其大夫
 陽滅頹皆稱遂此不稱遂則入者魯也左傳謂討其偏
 來朝頹不敬蓋因第二稱遂則入者魯也左傳謂討其偏
 遂帥師入把而
 傳會其說耳

公及我盟于唐

左傳修舊好也臨川吳氏曰隱公因戎之請盟至有
 而後與盟今戎不請盟而桓及之盟蓋與及鄭盟越

之意同以己之負大惡而結
好以自固無間於夷夏也

冬八公至自唐

既書至之始左傳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及行
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亭也
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書至者有三告朝
其致詞也遠之也稱子曰君出而書至齊陳會失皆朝
也過時也危之也桓公弒立尊與鄭齊陳會失皆朝
為不義及遠與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我后不如此三國
之黨惡則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
能知也

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友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
必告廟及必奠而後入禮也禮記魯子問諸侯曰

告于五廟及必親告于祖廟出必告行及必告至
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曰公如不書至者常事
常事爾何以書也書至者或危或為不義或

策勳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注氏曰莊五年

至僖四年正月會侵蔡八月公至六年夏會伐鄭
冬公會至十五年三月會杜丘九月公至十六年
二月會淮十七年春公至成十年七月公至襄十
十一月公至九年春公至三月如京師七月公至
年十一月公至如楚二年三月如京師五月公至
晉七月公至七年夏公至定四年楚九月公至
如晉十六年夏公至定四年楚九月公至

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注氏曰宣公

平丘皆見責於晉僖公會伐鄭遂圍許會侵蔡遂
伐楚成襄之會伐鄭伐秦伐齊定之會侵楚哀之
會吳伐齊皆大戰伐之無不可危定之圍成雖
曰以君伐臣而強邑未可慮服觀之昭定伐季氏
其危可知若宣之朝齊以莫弒求援惟恐或著其
獲戾襄之朝楚幾不得交莫非可危者矣或著其

黨惡附姦之罪也注氏曰桓公

而書重丘拒公弒君而立嘗列於中國諸侯之會
書至會

而不書至同惡也今遠與我盟而書至者危之也
臣氏曰危其遠會戎伏喜其得反何氏曰凡至者
也程氏所謂危夷浮海之意是矣語不云乎夷狄

之有君不知諸夏之亡也
人初未嘗以主魯而廢極故三緝之討魯君乎蓋聖

傳精矣家氏曰陳夏改舒蔡般之弑其君也程子無

能計之者與狄則計之無有能討賊者矣桓會戎于

戎若有人猶將討亂無有能討賊者矣桓會戎于

二不書至者九行德一有四百七十有六書至者八

子有其一所至者九行德一有四百七十有六書至者八

重者志之也而涉兩事者或前或後或致後事速其

凡至危之也世諸侯不入魚度至者危也陳氏曰

皆致之桓文有諸侯不至桓會蔡丘賊人大會魯君

止于淮罔許迄于斷道而後不至者鮮矣成之如瑣

澤襄之鄂之戲之役逆不至焉爾昭定之會世無不

也孫姑臨川吳氏曰歸而告廟常事爾春秋何為

叔之毅始梁傳曰書至危之也似得經意糾合諸侯

自齊桓始幽聖首止寧母洮蔡丘賊人大會魯君

皆與桓始幽聖首止寧母洮蔡丘賊人大會魯君

矣來年壯丘淮二會書至范密注曰桓會也浮經意

桓德衰故危而致之得傳意矣淮之會僖公為齊

所止聲姜出會始得釋則知書至也故推之也

齊桓莊文宣成襄昭定哀之非其朝故致也遠或時

於皆之若何或事之難或動之非或地之遠或時

其夕也魯朝楚人惟禮成人年出楚喜之也始而喜

故特書其至其餘夫九之行皆非外事禮合前

不特出姜之亦得還至國為喜也外事禮合前

敢以魯大夫之書至者三皆為齊晉所執幸得解

危哉魯大夫之書至者三皆為齊晉所執幸得解

脫故書其至以見經之書至非美事也汪氏曰
涉浩稱王歸自克夏至于亳武成稱王來自尚至
于豈則君行書至舊矣然告廟而書至者常禮也
不告廟而書至者春秋之變也昭公失國于祖
手此聖人之微意雖曰危之復能遣其臣告于祖
謂相悼齊人之勤勞亦甚矣其書至者豈亦會
而悼公之勤勞亦甚矣其書至者豈亦會
將有萊兵之休息爾若夫夾谷則齊人禮義以
其危哉但陳廬陵李氏曰至吾聖人秉禮義以
豈不得處意啖氏以桓文非功故不致本則召陵
公穀也又曰前春秋致後事之通者故獨胡氏則
六唐穀乾侯春夾谷黃是也自地畧馬則又常參
附錄左傳初晉穆侯之弟以千歲之戰以制養養以
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敵名以制養養以出

禮禮嘉耦以政怨耦曰仇是以前命也今君命太子曰
亂嘉耦以政怨耦曰仇是以前命也今君命太子曰
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
服曰吾聞諸侯之家也本大而未小是以能周
天子建國諸侯之家也本大而未小是以能周
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所分親皆有大夫有宗
事其上而無觀觴今晉潘侯也而建國本既弱
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侯也而建國本既弱
叔不克晉人立孝侯弟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
翼弒孝侯翼人立孝侯弟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
侯侵陞庭之田陞庭南鄙啓曲沃生哀侯
申王十三年齊僖二一晉哀九衛宣

申王十三年齊僖二一晉哀九衛宣

桓四十八陳桓三十六杞武四十二

春正月

程子曰桓公弒君而立元年魯王以王法正其罪也

二年宋督弑其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
桓之無王也何氏曰無王者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一
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
王者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爾不就元
年見始者未無王也

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為周不班曆者劉氏

曰杜注不書王者時王不頒曆非也十七年十月朔日食傳云不書曆也何為其年亦不書王乎若謂其正非謂不班曆也何為其年亦不書王乎若謂官失之即不班曆矣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食亦不書朔亦當不書王而反書王是知不書王者不為曆也資中黃氏曰班曆則告朔今無王之年在朔日又有正月則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字如之亂非王不班曆也

豈暇班曆而經皆書王非不班曆明矣又有以為

此闕文也安得下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

非闕文亦明矣注氏曰闕文則不成文義如紀子伯甲戌巳丑夏五郭公之類若隨

不書王四年七年無秋多皆聖人削之也通諸二
百四十二年惟桓公之簡十四年不書王又豈記
錄者他無脫漏而獨脫王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

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

命於天子之時也高氏曰桓無王者桓篡其兄外

討至其喪終宜以十二禮見天子而受命又不可
尚當因其身則享國命以臨其民今桓公一不受命

遂終其日諸侯除喪以士服見天子衆盜賊之未誅耳

而歸治其國桓公服除猶不而王朝之司馬不施

朝王請命則無桓王之迹彰矣而王朝之司馬不施

殘執之刑禮記大司馬九伐之法賊弑其親則正

其罪殘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

義不戴天及面事讎魯莫之耻使亂臣賊子肆其

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

陳成子弑齊君
公孔子以大夫
仕亦沐浴而朝
告於哀公請討
之

王者見音桓公無王趙氏曰王者人倫之所繫桓

其王字以與天主之失政而不王也周衰天或云

見其罪不自桓王始矣以是責王無乃非所可責

政不王不微弱不王望之也今喪事既終逆桓未

乎曰王室猶書王望之也命下聘自是存三聘

能元年二年而明年望之也命下聘自是存三聘

當誅而不復知有王矣桓公無王而行歸罪於天子

可矣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

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張氏曰春秋書王

下也桓公弒君自立故云宣亦篡立而不書王若正朔

不自王出也經之曰或云宣亦篡立而不書王若正朔

王何哉竊故經之曰或云宣亦篡立而不書王若正朔

宰來聘則書名諸侯來朝必加貶而宣世書之法全

異豈以春秋初年猶以討賊之事望之天子方伯

諸侯及中乘而初年猶以討賊之事望之天子方伯

變例而從同謂此類爾曰春秋討賊者無復可望故

來書得全別謂此類爾曰春秋討賊者無復可望故

公會齊侯于贏

及樂共叔梁弘為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絳而止夜獲之

附錄左傳春秋曲沃武翼侯于汾隰驂絳而止夜獲之

左傳會于贏或昏于齊也杜氏曰公不由媾介自與

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家氏曰桓公以篡弒得國自

好所以強齊匪媒而昏合不以正也越境而會會不以

正也使其私人往往逆而不以正也為齊侯而親
不以其始也故春秋於此而終於齊之盛飾而天也非
能為也其後莊公射納幣於齊以行子之效以致敗
未已可不謹哉

○百冬齊侯衛侯齊命于浦

左傳不盟也○公羊傳齊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
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以是
梁傳齊之為言猶相也相也相而信諭言而退以是
為近古也程子曰一人先其以相約言相命而不為盟
命衛侯也故善之

公羊傳齊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

言而退近正也似於古而不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

集解愛惜

情實

不軟血而誓盟人愛其言私相疑貳以成傾危

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注氏曰有虞之時已有征誦

王時大夫作詩云君子夙盟亂是用有司盟之官幽

長則盟訊之讀不待春秋而後見矣有能相命而

信諭豈不獨為近正乎故特起齊命之文於此有

取焉汪氏曰當時已有是名但夫子作聖人以信

易食答子貢之問論語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死然

死者雖生而無以自立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

失詩則雖生而無以自立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

荀卿言春秋善齊命詩非箋盟其心一也茅堂胡

氏曰信者國家之大寶齊命於天子諸侯自相命非正也

之變始於齊衛晉命而終於吳晉爭盟自爭盟觀
 晉命所敵故齊僂王不能命伯而欲自為伯亦責衛以方
 衛之勢敵故齊僂王不能命伯而欲自為伯亦責衛以方
 命以成其替及下其濁澤以相王之能為者專之矣此相
 國諸侯齊魏會其下濁澤以相王之能為者專之矣此相
 齊約共稱帝此其明諡也相王其後亦有人致帝于戰
 曰齊鄭意與程子明諡也相王其後亦有人致帝于戰
 况齊鄭號命于弼同謀納王兩存之說亦有人致帝于戰
 戰於齊鄭號命于弼同謀納王兩存之說亦有人致帝于戰
 矣蓋晉命者相結以言而鄭忽會盟之故則非之事推能為
 存乎其命者相結以言而鄭忽會盟之故則非之事推能為
 事耳

六月公會杞侯于郟

杞公作紀郟公作盛左傳杞求成也程子曰自桓公
 篡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諸外援以自固也高氏曰
 紀侯懼齊欲親魯刺亦然張氏曰紀與魯親而求
 於魯以抗齊鄭故桓公因其來朝與之會也豈因
 曰程子云杞侯皆當為紀左傳云杞求成豈因

杞而傳會其說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羊傳既者何盡也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者盡也既有繼之辭也程子曰既盡也言朔食正朔也
 穀梁曰既盡也故曰食食說者正相當而相掩也
 范氏曰盡而言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莊二十二
 復生謂之既而言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莊二十二
 六三十一再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言朔不言日象既朔也桓十七朔言日不言朔食
 晦日也宣九七隱三僖十一文元朔言日不言朔食
 食也凡二莊八十五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
 誼傳三代之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夜食乎日始
 禮春朝朝日

出而有虧傷之處呂慮未之復也則知其食於夜
矣范氏曰五五制天于玄冕朝日於東門之外日者
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為變大矣漢孔光
家氏曰陰盛于陽太陽為先儒以為荆楚僭號鄭
拒王師之應而後氏曰日食三十六食既者三此年
宣八年而後楚莊圍宋析骸易子伐鄭伯肉袒
衛甯喜弑君屈服荆楚襄二易子而後齊崔杼
橫之應亦借矣大則其應亦借矣

公子翬如齊迎女

左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翬於隱世不稱公子翬之戚也使
大夫非正也程子曰翬於隱世不稱公子翬之戚也使
於桓之黨也

娶妻必親迎下夫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
尊卑以國則有小大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
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
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復綸音來魯
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氏
曰以公子尤不可也薛氏曰逆女是重天婚之
而使同往之卿非所以厚別也公不
禮失其節矣故書親迎與寵任賊臣之罪皆著矣
陳氏曰翬何以得稱公子與如他大夫罪也桓立而相
桓臣子無討焉則固書翬如他桓大夫罪也桓立而相
翬是德也德則固書翬如他桓大夫罪也桓立而相
者乞婚於齊今而逆女豈無他桓大夫罪也桓立而相
之重自結也春公欲於隱世去翬疾以正其弑君之
罪於桓世復稱公欲於隱世去翬疾以正其弑君之
者國之大賊而桓之私人也所謂不誅之誅也汪

氏曰鞏為桓執隱復為桓逆女以結齊好遂為宣
 絨赤復為宣納賂逆婦以結齊援皆不待賤而
 罪惡見者也劉氏曰春秋非蓋陵李氏曰逆女而稱絕
 子者多矣左氏之說非也蓋五惟莊逆哀姜以例諸
 侯親迎常事不書魯之逆者姜子遂逆穆姜叔孫
 女為逆齊姜其餘若鞏逆文姜公出姜不書逆者蓋
 如逆齊姜皆卿若鞏逆文姜公出姜不書逆者蓋左
 說禮成於齊故不斥公也春秋以非常書之左氏
 以卿逆為合禮誤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

左傳齊侯送姜氏于謹也凡公女嫁于敵國亦上上
 十卿送之天子則下卿皆行公不於大國維小國則
 送之於天子則何諸卿皆行公不於大國維小國則
 夫送之於天子則何諸卿皆行公不於大國維小國則
 禮也此入國矣何人以代稱夫自爾諸侯越境送女
 子雖為鄰國大夫猶曰吾弟不與爾諸侯越境送女
 下堂爾不出祭門諸母之曰謹慎從爾境非禮也
 慎從爾不出祭門諸母之曰謹慎從爾境非禮也
 申之曰謹慎從爾境非禮也

上
 不
 雖

公會齊侯于謹

穀梁傳無幾乎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
 可也程子曰齊侯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義矣

夫人姜氏至自齊

公羊傳何以致得見乎公矣穀梁傳其不言暈
 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子貢曰是而親
 不巳重乎程子曰告于廟也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
 已重乎程子曰告于廟也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可謂

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授受明禮記昏義昏禮親
 而拜迎於門外胥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後
 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婿授綏鴈後

世親迎之禮廢於是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
 者列女傳齊孝公夫人孟姬華氏長女也齊國稱

其貞孝公聞之脩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

之不_{下堂}母_醮之_{房中}父_戒之_{東階}之上_{諸母}戒
 之_{兩階}之間_姑姊_妹戒_之門_內可_謂能_行禮_矣
 以_公子_畫往_逆則_既輕_矣
 固_鈞者_也鞏_不奪_公子_齊侯_為齊_侯來_乃逆_而會
 之_于謹_是公_之行_其重_在齊_侯而_不在_姜氏_豈禮
 也_哉
 薛_氏曰_齊侯_送女_于外_公以_會禮_接之_非親
 桓_之夫_婦是_不為_夫婦_矣張_氏曰_齊侯_愛其_女之_始
 過_齊侯_在越_境而_送之_遂使_曾桓_之出_不為_親迎_而
 為_齊侯_在謹_特性_會之_信之_送桓_之出_不為_親迎_而
 秋_謹而_書之_所以_重大_昏而_正人_倫之_會皆_非也_存
 曰_或謂_公會_齊侯_于謹_不昏_而正_人倫_之會_皆非_也
 乃_出于_禮會_于謹_則似_是而_用禮_之意_別非_也
 再_言詩_者所_不言_以至_者既_得見_乎公_也
 送_姜氏_公受_于謹_也故_書至_自齊_以正_其義_薛氏_曰書
 與_公受_于謹_也故_書至_自齊_以正_其義_薛氏_曰書

至_不與_公俱_至也_桓公_夫不_能防_閑於_是乎_在澈
 婦_之道_終始_乎不_正也_齊風_燕荀_小序_刺文_姜也_齊
 笱_之刺_反七_賜兆_矣
 妻_使至_禮者_所以_別嫌_明微_制治_于未_亂不_可不
 淫_亂
 謹_也娶_夫人_國之_大事_故詳_臨川_吳氏_旦昏_禮之
 親_迎二_也夫_人至_三也_得三_則皆_不書_魯桓_會贏
 書_而不_由媒_介而_自求_昏于_齊也_逆女_書議_不親
 迎_而不_親公_子鞏_也送_姜氏_書議_不親
 書_而不_親公_子鞏_也送_姜氏_書議_不親
 魯_桓初_使鞏_逆而_親會_齊侯_親送_也會_謹
 定_此年_傳謂_娶夫_人國_之大_事莊_二十_四年_傳曰_文
 婚_此年_傳謂_娶夫_人國_之大_事莊_二十_四年_傳曰_文
 也_故僖_公之_娶夫_人國_之大_事莊_二十_四年_傳曰_文
 桓_公之_娶夫_人國_之大_事莊_二十_四年_傳曰_文
 者_所以_垂戒_而書_法之_於禮_故以_為大_事而_皆不_書
 以_國惡_而隱_之也_聖人_作經_如化_工生_物洪_纖則_志又_之
 下_因物_賦而_隱之_也聖_人作_經如_化工_生物_洪纖_則志_又之_也
 執_一而_論之_哉可_聖人_作經_如化_工生_物洪_纖則_志又_之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冬齊仲年來聘致天人也程子曰稱弟義見隱七年杜氏曰女出嫁又則使大夫隨加聘問在魯而
則曰致女至魯竟歸未幾又使貴介弟致之見其愛女
親至情之松非禮之正也高氏曰隱七年弟見其愛女
之桓篡隱而結昏復使來聘齊侯於魯視篡弒易君
恬不為意如市
道之交驩爾

○有年

公羊傳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得見音于
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亦足當喜乎特有年也大有年何
大豐年也此其曰有年亦足當喜乎特有年也大有年何
五穀皆熟為有年也程子曰書有年紀異也穀梁傳
於下則天氣和於上相糾君而立逆天紀異也人事順
地之氣為之謬於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倫天
書其異宣公為統君者所立其惡有間故大有年則
書之楊士勛曰凡書有年於冬一五穀甲入計用豐

足然後書之

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音于
 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

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詩魯頌駟
儉以足用寬以愛民農務重穀穀豈無豐年而不

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番陽萬氏曰諸
不勝其書也高郵孫氏曰春秋二惡何道而有年
書有年大有年各一而已桓宣大惡何道而有年

乎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不削者緣此二公
 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

常也故以為異特存耳高氏曰凡人力之所不能
有常不若人事之錯亂然則天道亦借乎桓宣享
也今反常理故書其異

僖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多歷年所四字在書君類篇

左成十五年非
聖人誰能修

集解曰蓋筆但
如粧點物狀而
不得其理美
惡多取也化
工則賦予萬
物美惡一定而
奇掩也

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

而天理不差信矣張氏曰桓公行惡其所感召如

八月雨雪十三年大水十年大水五年旱雩蝻八年十

桓公之罪閔此一事也在不脩春秋則為慶祥君

子脩之則為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主

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

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有年大有年自先儒說經

者多列於慶瑞之門至程氏發明與肯然後以為

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賈逵曰桓惡而有年

所宜有薛氏曰災異之書正也亦有年之書幸也孫

明復云桓十八年惟此一年亦有收也茅堂胡氏曰孫

凶謹也伊川日記異也異反同者也大常為同小

變為異每歲凶謹此有年則為異矣汪氏曰公

羊云以喜書故說者以為慶祥苟以為慶祥則不

獨書于相宣矣廬陵李氏曰有年大有年三傳皆

以為祥而趙子亦列於慶瑞門與獲麟同例其說

曰符祥者天地所以答人是志之凡豈牛皆告

于宗廟勤民而教先也其不書者不告廟也此說

亦未達春秋不書祥瑞之意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

附錄之左傳多冠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癸桓王十四年齊僖二十一二晉小宣十一年蔡桓七鄭莊

三十一六曹桓四十九陳桓二十七杞武

四十二宋莊二秦寧八楚武三十三

春正月公狩于郎

此蒐狩之始左傳書時禮也公羊傳狩者何田狩也
爾遠也諸侯曷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

左氏十三年傳國
之大事在祀乎戎

禮記云祀乎明
堂取以教諸侯
之禮也而此意之

集解云聖筆用
筆虛意必有以
也於此而不書
則將至有洛之
表而有十旬弗
逐之患矣是聖
人謹於微之意
之至哉

克君之庖穀梁傳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
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
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出動衆皆常書于即遠也社氏曰周之春夏之冬也
內之狩也故書地

何以書譏遠也何氏曰諸侯仲冬周正月乃其時也
然國之蒐狩自有常處皆擇山林翳密之地因田
獵而從禽魯之大野乃常狩之地故西狩不書地
觀于此則譏遠之說信然矣豈嘉呂氏曰此戎祀國
狩于即與觀魚于棠之類皆譏遠地也

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
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
天下用民以訓軍旅皆取物以祭宗廟者然
而用民不以訓軍旅則歲田馬田者
乎性四時之田不傷農不害物以示天下之與
也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麥舍遂以苗中

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用禮大司
出日治兵八日振旅皆習戰也麥舍草止之也軍
有草止之法大閱簡軍實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
苗除害獮殺也狩言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
守取之無所擇也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
啖氏曰蒐狩常事不書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
害非時及越禮則書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
具囿皆常所也遠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
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
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
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高氏曰桓始昏于
後心生於中則逸德見於外即魯疆場也遠狩于
疆場危之也公有寡試之惡人得而討之魯不
念而遠狩於是知其安於弒逆恬不懷懼也先王
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非亂春秋之時習於田獵
其地或非其時此聖人不得不詳著以垂戒焉汪

集解云聖筆用筆虛意必有以也於此而不書則將至有洛之表而有十旬弗逐之患矣是聖人謹於微之意之至哉

見信年三

氏曰人君恤民宜無所不至故田狩雖不違時而
不於常所亦春秋所戒也賈山諫文帝謂秦始皇於
遊田乃聖人之自養馳騁戈獵之娛天巡狩刻石流
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身居之威絕于後昭九年
自以為勝言哉此書公之矣然魯有即此昭九年築
之禍即其地垣而大苑于比蒲昌問又圍不即
田而馳驚於稼穡○廬陵李氏曰豈非春秋物圍
恤國本而高若親讐○河陽本非瑞各以避書民
即西符本常事特以志非常之瑞各以避書民
名曰公羊謂春秋曰苗秋曰冬曰春曰夏曰秋曰冬
氏曰公羊謂春秋曰苗秋曰冬曰春曰夏曰秋曰冬
制亦承謬亦復闕夏者即康而乃云夏時謂春秋
不亦妄乎說穀梁者曰春而乃云夏時謂春秋
夫周之正月夏之四月一春而乃云夏時謂春秋
之耳屬陵季氏曰四時之公穀見於周禮也
氏記成唐伯之言亦同獨之公穀見於周禮也
取異左氏之法或當時天子諸侯別法經典散亡無

以取正觀此則胡氏取周禮之說足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左傳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公羊傳宰渠伯
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
程子曰桓公試其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
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
天王言當奉天也而其為如北名糾尊卑人道亡矣
天也人理既威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
故不具
闕私冬冬詳七年傳

宰家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氏

曰三公稱公如周公祭公之類六卿書大夫書字

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父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

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陸氏曰天子六卿為冢

公則曰公渠伯書名貶之也陳氏曰周大夫無為三

名宰渠伯聘桓也王臣未有書官者於是特書宰
 有聘桓者矣必宰自為使而後貶其甚者也高
 爵孫氏曰春秋之志王臣者三十其處可責可善
 之也者有二焉宰渠伯糾之志名王人子突之志
 字其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
 義也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周禮注
 而治其罪王霸記曰正殺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
 捨聲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
 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以經邦
 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弔邦國則有
 政典以誥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謂之典明
 此天下之大常也太宰所掌而獨謂之建注氏曰
 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今仿此以此與太宰之所
 不言禮也事典舉其重者也

定也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弒君之賊乎故特貶而
 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注氏曰有冢宰之貴而不
 矣王制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春
 秋天子之事名宰以正王法劉氏曰春秋於大夫
 莫書其官至冢宰獨書之以此見任之最重者也
 宰天下者莫名至糾獨名之以此見責之最備者
 也周公作周禮冢宰之職固賞善誅惡進賢聘于
 退不肖今街命下聘弒逆之人故書名貶之聘于
 弒君之賊而名其宰則桓公沒王使榮叔來賜命
 矣榮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而來聘冢宰書名
 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注氏
 曰桓以不義得國始則天王以冢宰聘之終則天
 王使大夫追命之終始施非常之恩故春秋於終
 始致非常之貶冢宰稱名王不稱天夫咍賜仲子
 貶莫重於此矣前後各貶互文見義夫咍賜仲子
 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繫也注氏曰明仲子
 之為妾所以正

夫婦之綱明桓公之為篡所以正君臣之綱苟不知仲子之為妾則不知桓公之為篡矣冢氏曰或謂隱元年之責桓而不及春秋欲起天王之義故於王無責今復責桓而不及春秋何也曰春秋之義君有過先責其宰與糾而不及春秋何也曰春秋之義君有過命以出重有責也乃若錫命之位既不能正諫又將咥糾同責然咥獨書官糾兼稱爵何也如咥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如衛武公或既相而已封者乎汪氏曰周公召公如漢初命相必擇

列侯為之汪氏曰惠帝以平陽侯曹參代節侯蕭陳平為左右丞相文帝以絳侯周勃與陳平為左右丞相

封汪氏曰武帝元朔五年始封侯爵蓋欲使爵重其任也任之重則責益深矣嫡妻之分君臣之義天下之太倫無所輕

重糾以既封故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汪氏曰天子之冢罕不能認王以八柄馭羣臣乃親奉命聘魯桓是冠簪紕以責三綱故貶而名之也春秋計罪以當天心然後輔相裁成之職盡而天地位之萬物以成百歲之運由人必具天時王位其天中則天地之功全也今魯桓有弑君之罪其能計而反使冢宰聘者桓之職虧若人將變為禽獸故闕秋宰聘之職虧若人將變失其儀藏萬物之失其生遂由王之誅公無王桓行桓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為貶見其罪高氏曰桓弑而子不罷能誅反下聘之故為貶見其罪高氏曰桓自是益無顧忌在洪範為狂為豫莫之莫功不貞此有春不具而無秋冬之時蓋天理既滅而歲功不成也故不湯而秋冬茅堂胡氏曰好生者舜而誅四兇克其惡不殘者縱尚矣大司馬九伐之法云而刑不正者正馬則是不殘者縱尚矣大司馬九伐之法云而刑不正者正

甲戌 前年十二月
己丑 此年正月
春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五

桓公二

甲戌 桓王十五年 齊僖二十四 晉小子二 衛

七年 曹桓五 陳桓三 蔡桓八 鄭莊三十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存傳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二
公疾病而亂作國人之日散故再赴公羊傳曰得而君以代之二
日卒之也甲戌之也日亡已丑之也日死而得君以代之二
焉故以二日卒之也日亡已丑之也日死而得君以代之二
春秋之義信以傳之也疑以傳之也疑以傳之也疑以傳之也
巳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陳侯以甲戌之日卒之也
曰左氏云再赴豈有正當禍亂之時而服競使人趙氏

附錄
得加名若其代父攝行卿事當依仍何之
氏曰若其名又攝行卿事當依仍何之
秋也公羊謂下大夫仲尼當依仍何之
應甚彼不矣乎但夫在名之位而取捨字亦非也
不求既明矣乎但夫在名之位而取捨字亦非也
正之法也○武氏曰左氏云父來聘言勿弱也武氏曰
有罪法也○武氏曰左氏云父來聘言勿弱也武氏曰
承天意以正刑政也天子者受天命以正其國必
明天王之無刑政也天子者受天命以正其國必
承天意以正刑政也天子者受天命以正其國必

告哉假令實再赴夫亦當詳定其實日何乃總載之乎且傳云公疾而難作此文亦據陳國史而記之驗此則經文甲戌下當記陳佗作亂之事全簡脫之耳矣氏曰公穀皆云甲戌之日出而亡已丑之日死而得按人君雖狂而去亦當有臣子從之豈有人君走出臣下不追逐味其死日當有臣子從之豈有人君走闕文之義公羊則以為再赴其謬矣甚矣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傳齊侯鄭伯如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程子曰齊為諸侯而欲為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

按左氏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夫如者朝詞也無相朝之志也假柏朝之外禮也皆譏薛氏曰目其人而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為紀微乎微者也齊在東州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驅而朝紀乃探訛謗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

集解云有二年紀侯來朝宋魯為

告

莊年紀事以今春四年大去其國

而朝紀乃探訛謗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其志憊矣臨川吳氏曰如紀者朝于紀也凡稱如內外辭也諸侯相朝雖有禮然春秋他國則小役大弱後強強相朝惟小國必不往朝小強之國雖敵休之齊鄭亦不相朝而惟小國必不往朝小強之國雖名以之往紀而實欲以兵襲取其國紀素知齊鄭此之圖已故覺其謀而齊鄭之詐不得以行也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之故備告于策杜氏曰齊欲滅紀紀紀夫子修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存而弗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諫意之効是也懷不義之心雖卒

也行大夫之臣政大左
夫授而也夫傳
之任著毅也仍
子稱其梁其叔
代其父傳稱之
其才子任乃子
父德不叔叔弱
任故正之之也
事仕父子子公
勿無在者何羊
叔世子錄幾傳
受官代父何仍
命周仕以譏叔
來衰之使爾之
聘官辭子譏子
而人使也父者
使其程故老何
其世子微子天
子故曰其代子
代卿古君從之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仲於一勝然怨愈構矣二十四年齊僖卒襄公立伯
七年于黃之盟魯欲平二國也而襄公方襲小
之勢豈顧一盟而棄僖公之業哉故莊元方盛而
邾鄆部矣三年而紀齊可罪也自齊鄭如紀勢
乃棄紀而為垂之遇矣故自齊鄭之言惡可勝嘆
年而紀卒去國齊離不罪也鄭莊之言惡可勝嘆
劉氏曰公會羊所以謂離不罪也鄭莊之言惡可勝嘆
之記盟會者所以謂離不罪也鄭莊之言惡可勝嘆
改會離為如何亂名實哉而諸侯非善群聚而惡離會

仍叔作任

卒矣紀入一李紀托而依濟公謀欲暴心沛明憐效不
後九百御年以氏之其思人凌如之得惡而使此於也能
齊年計入惡吞曰本身啓彊具春秋利已真公行不
鄭季求許曹之小秋及州之初齊之來予也強於為善而
之姜援立督盟二為事齊僖鄭而聖小人之意見齊人
黨歸六年今又十年自隱二紀國為一門之之盟至合
方京師會相與謀二紀國為一門之之盟至合
散故托於周也冬來朝十於魯也鄭而
十周也冬來朝十於魯也鄭而
紀侯得魯鄭而

禮記 禮運篇云
大道之行天下
為公 選賢與能

仍叔之子云者

何氏曰言氏起父在加之者起子

王則仍叔世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

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

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

曰公穀皆云父老子代從政程子則亦云父受命而

使子代行今按非有天子之命則亦不敢使子代

聘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

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復相大成

書小序伊陟相大成注伊陟伊尹子微子之命崇

德象賢秦傳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

下公世美入掌兵權書顧命齊侯呂伋以二干戈

子丁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一死禹作司空

公也崇伯史記鯀治水九年而功用不成舜巡狩

鯀為崇伯史記鯀治水九年而功用不成舜巡狩

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之於羽山以死於是率禹

使續鯀之業舜葬叔既囚仲為卿士禮仲之命

與伯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禮仲之命

仲克庸祗德用公以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

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

爵為已軟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鼓及童稚賢

者退處於華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

侵凌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

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

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

其深資之也范氏曰君闇劣於上臣苟進於下蓋

之欲及其尚存而見子孫之貴書仍叔之子幾其

以父及子也去年宰糾聘名之所為以取少且賤者

以不名為取桓負大惡王不能討以一聘為未足

復再聘焉故春秋於貴者則名之於賤者則微之
以諸侯莫從桓公以王謀之為懼諸侯討已欲自結於王
故因紀之見桓公之紀見王婚網舉以夫之掩聘大也
惡其曰使仍叔之者見王網舉以夫之掩聘大也
參預國事不稱氏者世權不重承相副武也汪氏曰
漢昭子為中撫軍副相國中而遂移國祚宋意而用安
昭子為中撫軍副相國中而遂移國祚宋意而用安
其子弟之禍而遂致國亡是皆狗大臣私意而用安
也其子弟之禍而遂致國亡是皆狗大臣私意而用安

葬陳桓公

臨川吳氏曰不書月史失之蓋陳佗篡立而葬之也

城祝丘

杜氏曰齊鄭將襲紀故陳氏曰譏不時高氏曰
姜專齊侯于祝丘則祝丘齊魯兩境上元齊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公欲勸紀而畏齊故非時城此以備之

御之王為中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軍請為左衛人屬焉鄭伯
公黑有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軍請為左衛人屬焉鄭伯
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屬焉鄭子元軍請為左衛人屬焉鄭伯
犯之必奔王卒以集事從之亂蔡伯為不枝固將先奔而
萃於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拒祭仲足為左
拒承彌縫戰于緇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拒祭仲足為左
伍承彌縫戰于緇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拒祭仲足為左
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拒曰大猶動而鼓蔡先備後伍
王亦能軍視師合以攻之拒曰大猶動而鼓蔡先備後伍
陵天子乎苟自請從也其言無墮子矣夜鄭何從王使祭
勞王且問左右公羊也其言無墮子矣夜鄭何從王使祭
穀梁傳舉從者之辭也其言無墮子矣夜鄭何從王使祭
諱伐鄭也鄭同姓之辭也其言無墮子矣夜鄭何從王使祭
子病矣鄭子曰王師於國也其言無墮子矣夜鄭何從王使祭
也於夷秋不書戰夷狄不諸侯不書於諸侯不書於諸侯
也此理也其敵其拒夷狄不諸侯不書於諸侯不書於諸侯

按在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克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第堂胡錫桓伐鄭則存名號耳番陽萬氏曰桓王伐鄭非天已此亦不王矣不書則無自而見故去天以書王而其書王則存名號耳番陽萬氏曰桓王伐鄭非天或風非天命故皆不書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為無罪曰桓公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太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去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為憤怒自將而攻之也辭氏曰九代之法無親征諸侯之制王親稜此

集解 云子抗之臣抗 以治之天下 論矣以繻葛 而兵敗王傷 臣之方是抗 矣故聖人有 特於修經 而不言戰 存伐 懼要 幸甚 之戰 大法 君每 集解

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張氏曰自入春伐以諸侯今一日天子帥元戎啓行而諸侯從之若大討加於宋督魯桓則所謂仁不以勇義不以立而真足以及大服天下之心矣今桓王以小忿奪鄭伯之政又帥諸侯伐之而巨姦大惡反易天常之亂臣賊子乃屢聘馬其失天下共主之義非小過也遂致鄭伯敢於抗拒祝脯逆節加於王身而王靈竭矣此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特措之也既譏天正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啖氏曰不言會及氏曰不言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者不使天子首兵也恒王親伐下國惡之大者曷為不使兵天子子無敵非鄭可伐得抗也故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又許其以尊之陸氏曰陳陀殺太子而立王不能討之失政亦可知也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陳氏曰嘗戰

之意也 漸扶 見天 子無敢與敵 大法於既論

嘗敗績矣而不言敗績諱之也其曰蔡人衛人
 侯稱人王伐鄭尊王也春秋之法有天子在則其諸
 侯可以無作而戰焉王卒大敗是故仲康之師也
 後王命無敵於天下安定胡氏曰不書王師敗績而
 于鄭王者無敵於天下安定胡氏曰不書王師敗績而
 諸侯得禦故言伐而不書戰則王親兵致討故敗而
 有禮義王者不畜也王師非王親兵致討故敗而
 書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
 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預也屬杜氏曰苗
 禹祖征之蓋用兵之事天子不親為之以其至尊
 不可屈也鄭雖不朝桓桓王以三國之兵伐鄭失正
 也永嘉呂氏曰王伐鄭二鄭與蔡人伐衛四年宋陳何
 衛陳之仇鄭久矣隱二鄭與蔡人伐衛四年宋陳何
 伐鄭十年師桓桓二衛入鄭與蔡人伐衛四年宋陳何
 三國從之師桓桓二衛入鄭與蔡人伐衛四年宋陳何
 于鄧未有成也衛之隙未解也王計有加於鄭雖會
 三國從之師桓桓二衛入鄭與蔡人伐衛四年宋陳何
 諸侯伐鄭而經書三國從之師桓桓二衛入鄭與蔡人
 大分然成十三年傳云公從王實變文以著君臣之成

肅公會伐秦而經尹子單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以
 非至尊之此猶尹子單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以
 也襄十四年比傳云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以
 不書蓋大夫從晉侯以
 謂桓桓王伐鄭非晉侯以
 正心以正朝鄭廷非晉侯以
 於莊非謂鄭廷非晉侯以
 鄭公理者桓桓王伐鄭非晉侯以
 於祭理者桓桓王伐鄭非晉侯以
 謂祭理者桓桓王伐鄭非晉侯以
 之伐之有帥以不取畿甸之天麥水鄭伯貳稱於號祭足取麥
 與禾乃隱之三年已越者抑不鄭伯貳稱於號祭足取麥
 烏是取麥隱之三年已越者抑不鄭伯貳稱於號祭足取麥
 也又二麥隱之三年已越者抑不鄭伯貳稱於號祭足取麥
 子忽在二年桓桓王伐鄭非晉侯以
 號師伐宋非所鄭伯貳稱於號祭足取麥
 取師伐宋非所鄭伯貳稱於號祭足取麥
 是鄭始怨王至之田于鄭復絕之與鄭人蘇忿生朝田於
 所由鄭始怨王至之田于鄭復絕之與鄭人蘇忿生朝田於
 至此也取莊雖小至之田于鄭復絕之與鄭人蘇忿生朝田於
 朝母乃已德猶有所缺而不忍一朝之忿屈萬乘

之尊以犯積怨之強臣寧不自取其辱耶春秋深明其用自貴者始王不稱天以正其本三國書從以明三人臣從君之義戰敗不書而致存人君無敵之體書三國從王伐鄭以人臣而為一天子之親親則體之權亦不可掩矣從王伐鄭而為一天子之親親則體之權亦不可掩矣從王伐鄭而為一天子之親親則體之權亦不可掩矣

大雩

此書雩之始左傳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雩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程子曰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不見郊禘大雩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内

山川耳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書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書之所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命有司為民祈祀之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為壇於南郊之旁雩五方上帝配以先帝自鞞鞞至祝敵皆作曰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正雩在四月者一年五月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播種而祈穀夏則古者恐旱暵而大雩張氏曰建巳之月播種而祈穀夏則非常祀之月或遇旱暵則因早而祭禮特書之曰大雩見災異臨川吳氏曰魯之雩祀階王禮特書曰大雩雩以表其為天子祀上帝之雩祀階王禮特書曰大雩已之雩也左氏謂龍見而雩者蓋得禮則書龍不見者孟夏月九月則皆過時故雩者蓋得禮則書龍不見者孟夏月而用盛樂歌舞於壇上故名其禮建西之月穀已成如郊之樂歌舞於壇上故名其禮建西之月穀已成用辛也諸侯雩于境内之山川爾源能興雲雨者

也月令注諸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

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

之天子之惡無以見矣天子之雩也郊禘亦不謂之大

郊禘一而已矣若雩則天子與諸郊禘亦因事以

書而義自見或以過時書郊則或以瀆卜或以素喪制或以

尊妾母皆失禮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

性命之文是也

性命無我故也由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

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禴祭於已之寢禮也

禮記曲禮天子祭山川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

編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編大夫祭五祀歲

名山祭山川之在其地者祭

鳴呼魯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感是如他屬我故祭得他若孔子謂八佾舞於庭至季

氏旅泰山五章皆聖人救天子謂八佾舞於庭至季

與春秋同意曰是注氏曰魯諸侯而祭天地及境

大夫而祭泰山也以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

則知聖人治國如指掌之說矣

此天子得用之禮也諸侯天不理則治天下之鬼

也天子得用之禮也諸侯天不理則治天下之鬼

其時也非物之無間苟知何所難知哉

非常也當書也龍見而雩常事耳

昭八年昭三年六年十年十二年十四年十八年

而後皆言早其意以互文見義皆以旱而皆不特

也然春秋書零實以旱書而併著其借耳盧陵李氏曰經書零二十定七十一止書秋者七此年及成三襄五十二昭八定二十七十四是也書七八月者四僖二十定五是也書九月者七僖十是也書八月者七昭六定龍見而零為正故以者一不成七年襄八月者七蓋左氏但知記災也而公羊以大者禮物有早趙子不知因旱而零乃舊說又以為大者禮物有早趙子不知因旱而零乃為借矣穀梁例曰零月正也時也非皆不知大為禱之必待時矣窮人力盡而請之此又豈君侯之義也一年而二零上公昭三誠也七年也皆旱甚而無格天之誠也

各

公羊傳蠨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蠨蟲也甚則月不其則時杜氏曰蠨蛸之屬為火故書劉氏曰上書零蠨之為物常因旱而生程子曰蠨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一生識不在書也朱子曰蠨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一生

林氏曰不書奔以朝也

冬州公如曹

左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公羊傳外相如何也過我以書過我也穀梁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程子曰州公嘗為王三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也

按在氏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稱公與州

公同則州必畿內之地河內州縣也左氏乃云淳于公杜注城陽淳于縣州國所都昭元年傳云城淳于或云因州公不反國為相天子三公稱公注所并遂以淳于為都未詳孰是天子三公稱公注曰如周公之類王者之後稱公注氏曰如州公諸侯而稱公者昔畢高以父師而保釐東土公保釐東郊

集解州國名淳于州公之姓也如朝詞注淳于左氏杜注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

王若曰嗚呼父衛武以列國而入相于周淇澳
師注畢公名高也文章以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
武公之德能入相于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
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
同通鑑唐玄宗開元二年定內此其所以稱公也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臨

吳氏曰此人君之失國者與紀侯去其國何但
州公之去國有所如紀侯之去國無所如爾凡國
君如他國皆朝也蓋其國危亡將
寄託於曹假朝禮以行實則奔也

乙桓王十六年齊僖三十五年晉小子三
八曹桓五十一陳厲公躍元年杞武
四十五宋莊四秦寧十楚武三十五

春正月寔來

左傳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公羊傳寔來

皆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周公也曷為謂之寔來
慢之也曷為慢之也我之寔來者是來也何
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寔來何也以其書我故簡
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程子曰五年冬如曹尚
為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反國則匹夫也故名
之來寔不稱州亡其國也

杜注寔寔也

由禮出諸侯不生名君曰天子不言
子不親惡諸侯滅同姓則
名失地諸侯
孟子萬章云諸國記於諸
侯失國也士之託於
諸侯非禮也

按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杜氏曰
公承上五年冬經如曹問無異事者文從可知言
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疑於祭伯故書曰州公如曹春
曰但曰州公來則疑於祭伯故書曰州公如曹春
正月寔來是辭也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
復其國之辭也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
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寔世之本名正而天
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為
禮也陳氏曰古者諸侯去其國大宰取群廟之主
不臣今州公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
寓公

諸侯失國奔於他國食其廩饋謂之寓公
禮郊特牲云諸侯不臣寓公

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賤畜之乎孟子乃以託國為禮將何處而可曰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強凌弱眾暴冥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晉弦子在黃温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佞或驕奢淫縱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厲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汪氏曰許斯胡約頓將皆其自取焉耳則待之以沈嘉路嬰見皆書名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強為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夫氏曰

諸侯入備王室之大臣外侮侵陵不能自存當請于王曹適魯去其封守託身於諸侯之國春秋書公羊云謂之寓公來慢之也非也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武人雖無禮我不可不為禮乎附錄左傳楚人武王少侵隨使遠卓求成焉軍於環吾甲兵以志於漢東也我則懼而協以謀我吾言於楚准而利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也少師侵隨請羸師以隨張之能率且此曰季梁止之曰益鬪伯比曰請以羸師以隨張之能率且此曰季梁止之曰少師侵隨請羸師以隨張之能率且此曰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止之曰能敵大也忠道大淫所謂道也忠於民而信於神也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性也肥臚欲王盛豐備何則不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肥臚不疾瘵也謂其備也謂其成有也奉盛以告曰繫案

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體以告
謂馨香無譏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
疾以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懼
有或成君姑各政而親兄弟之國度免於難隨侯懼
之脩政楚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郟

郟公左作成

林昏郟魯邑也

左傳會于成紀來諸謀齊唯也杜氏曰齊欲滅紀故
來謀之成魯地孫氏曰此與二年前書來朝三年會郟
同吉家氏曰前年齊鄭以盜竊之兵襲紀而弗遂因
是啓釁且將大加兵於其國紀睦於魯越境而謀公
往會之義之不容已者春秋無訊也至冬而復來則
不能無訊矣高氏曰以紀之微而捍齊之強者十有
七年亦紀侯憂也

附錄

左傳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
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車一帥太子良少

大

梁

秋八月壬午大閱

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成齊齊
人饋之簋使魯為其班後鄭忽以其有文公妻
故有太子忽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公
鄭太子非吾耦也詩云自來多福在子而己大國有
齊大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我師也齊侯又請妻
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共其
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齊吾猶不共其
辭謂我何遂伯

左傳簡車馬也公羊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論
蓋以罕書也穀羊傳大閱者何閱者何簡車徒也何論
國道也平而脩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為崇武故謹而
日之蓋以平而脩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為崇武故謹而
必於農隙講肄保民也程子曰為國之道武備不可廢
也閱者何簡車徒也何論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論
國講武非公
私欲也

姜

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脩

戰法獨詳於三時者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之

陳辨鼓鐸獨鏡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

節中夏教養舍中秋教治兵皆如振旅中冬教大

閱前期群吏戒衆庶脩戰法虞人兼所田之野為

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所田之日司

馬達旗于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獨鏡各帥

其民而致質明弊誅前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

陳皆生而致質明弊誅前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

用命者斬之軍中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

乃止三鼓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錫車徒皆行及

作如初乃鼓車徒皆作鼓進鳴錫車徒皆坐又三

發徒三刺乃鼓車退鳴錫且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不

帥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且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不

時矣注氏曰夏之仲冬乃連子之月周之八月乃

事有人民以簡車蒐徒為是戰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

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太

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

孫氏曰大雩大閱大蒐之類皆訊其僭天先王寓

子夫子脩春秋不斥言故因事而見意事見十年左傳

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衆其備豫也懼鄭忽畏

禮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陳旌殺獲也獲所獲也殺旌旗之屬也

美鄭忽敗戎之

功而忽復以周

班後鄭之事怒

魯人懼之故

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網緜牖戶之意何氏

借禮故因失時而書之古者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故聖人謹而日之古者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宣王戎外事故曰吉曰閔以維戊午治兵以甲午猶吉日也蓋以罕書也按春秋無異文傳自穿鑿劉氏穀梁蓋以見婦人也按春秋無異文傳自穿鑿劉氏謂桓公今始謂自入春秋之不通唯以強合

蔡人殺陳佗

公羊傳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為謂之陳佗絕也曷為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穀梁傳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佗何也蔡人殺之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行奈何陳佗何也子曰佗弑太子而代其位之例見討賊者衆人之實以私也而書蔡人同於討賊之例見討賊者衆人之實以私也佗弑太子而代其位於經亦曰佗之弑君不見至是

林氏云陳佗是也。莊公二年傳陳厲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差之

論年不成之為君者以賊討也

朱子曰陳佗論年之

誅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為賊張氏曰春秋之初先王之澤未泯人殺之而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刺陳佗也其詩曰夫也不良國人可知之則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討賊之詞也陸氏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蔡人討賊之詞也雖他國以義殺之亦變之証也故書曰蔡人不以為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臨川曰陳人不能討而蔡能討之故以討賊之義歸之蔡蔡人亦已逾年矣然篡賊非可稱君故名而不爵凡篡賊而稱君者見本國之臣可稱君與鄰國之君臣皆不能討而稱君者為君也苟有一人能明討賊之義而人殺之則春秋以為君也苟有一人能明討賊之義而人殺之則春秋以為君也苟有一人能明討賊之義而人殺之則春秋以為君也

借禮故因失時而書之古者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兵戎外事故大閱以維戊午治兵以甲午猶吉日美宣王田而曰吉日閱以維戊午治兵以甲午猶吉日穀梁蓋以見婦人也接以其非故書爾非為少也謂桓公今始謂自入春秋之不通唯以強合

蔡人殺陳佗

公羊傳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為謂之陳佗絕也曷為絕之賤也其賤柰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夫行故匹夫稱之也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蔡人殺之與蔡人爭禽蔡人其匹夫行柰何陳佗何也子曰佗是陳君也而竊位不殺不能道其不也於蔡也而書蔡人同於討賊之例見討賊者衆人之實以私也佗弑太子而代其位於經亦見佗之弑衆人之實以私也

林氏云陳佗也。莊公二年傳陳厲公殺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奪之

喻年不成之

討賊也

朱子曰佗喻年之

誅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為賊也張氏曰春秋之初先王之澤未泯人殺之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刺陳佗也其詩陳人也不以佗為君故稱人稱人討賊之詞也陸氏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蔡人不能討而蔡能討之故以討賊之義歸之蔡蔡人亦已逾年矣然篡賊之非可稱君故名而不討賊而稱君者見本國之臣子與鄰國之君臣皆不殺之則春秋以為君也苟有一人能明討賊之義而人殺之則春秋以為君也苟有一人能明討賊之義而衛討州吁今蔡人殺陳佗是也此鄰國之前此陳人殺

史十一年齊公多商
人殺其君舍
襄辛年蔡學
般弑其君固

所深與也治鄰國者有褒魯桓弑君而鄭伯與之
則黨鄰賊者在所誅矣
盟宋督弑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
商人弑君者及其見殺而稱位蔡般暗弑父者及
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
此抑揚與奪過入欲於橫去流存天理於既滅見
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篡弑之賊外則異國皆
欲致討而不赦內則國人不以為君而莫之與誰
敢勸於為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吳氏曰王政不綱天子不能討賊而聖人明春秋
之義以討之謂非天子之意討賊而向耶其討之也
何曰如殺賊書人是也意討賊而天子事也聖人
唯我自任而又寄之人人人借耶不得已耶故曰
罪我其惟春秋乎汪氏曰弑君而見殺者十有二
惟四人以討賊書州吁無知衛人齊人能自討賊

陳仲夏微舒待蔡人楚人討之臣子之不能討其
罪著矣晉惠因其所為使復為大夫楚既疾誘比而
非君而復國也故以營大國殺之大夫既而楚棄疾
君討之利也故以營大國殺之大夫既而楚棄疾誘比
與賊為黨待宋以公之子相殺而後為文陳人雖殺
而致之為死皆非天討之故不討賊書也齊慶封誘
南宮萬書之則為扞君難故不討賊書也齊慶封誘
般既為國人所奪其爵位公毅不達此意妄云
○趙氏曰他殺太子之爵位公毅不達此意妄云
于蔡州下公羊穀不近人情廬陵李氏曰此意妄云
見蔡州下公羊穀不近人情廬陵李氏曰此意妄云
曰蔡人雖以私殺之而春秋與以討賊
者廣為義之塗也此善發明聖經矣

九月丁卯子南生

杜魯子同桓字莊也

左傳以太子生之禮卒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
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需對曰名
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

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畜牲不為類不以器幣同人以官不神名終將謂之隱疾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君器幣則廢禮以侯廢司徒以武公廢司空以君器幣則廢禮以大夫廢士以士廢二山曰是以公羊傳不可命公曰謂謂莊公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喜有正也未有言其有正者此與言喜有正乎何父無時曰同乎人也程子曰諸以病恒與穀梁傳疑故志之本而防替亂也子同者恒之嫡子生長國之大於其始生即書之其位固已定矣嫡家之生長國也大事始生即

嫡音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 趙氏曰禮備於嫡是重宗廟記其是以著其非也蜀杜氏曰禮備於嫡是重宗廟之傳嗣而遠纂逆也張氏曰蓋嫡夫人生正魯國之用太子之禮故史書於策春秋於此明與子之法在於正始明分則私愛之所不能行變 **唐虞禪夏** 孽之所不能干所以定國本也亂源也 **唐虞禪夏**

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

公而不狗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 禮記禮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大道既隱天下為家

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 禮記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如面於西階南大祝禱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等不升堂以名編告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太宰命于五祀山川 **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 漢書賈誼傳孟康注委裘若容衣也 **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 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 茅堂胡家生大事也春秋書此以正國本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而國亂數世漢高祖定惠帝黜趙王而延

祚四百傳世三十一其效可見與子之問出姜之子不
書其生何也曰天子為得人故春秋書之則按左氏所載與
帝與子之與賢貴於天始人故春秋書之則按左氏所載與
而與子之與賢貴於天始人故春秋書之則按左氏所載與
子定於立嫡故文姜始入春秋書之則按左氏所載與
即受誓為世禮也其載于史策名分一絕矣則按左氏所載與
于受誓為世禮也其載于史策名分一絕矣則按左氏所載與
義之故子無所從起此姜與齊其生之法也文公配適生至
削之故子無所從起此姜與齊其生之法也文公配適生至
此義是之耳鄭忽見殺出奔宋不中見於經蓋王仲尼此
曰世子何也子者書曰始生稱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
於天子然後為世子周禮典命諸侯之世子以謂感
隱桓之禍故以喜書復不疑之乎齊侯之甥何有仲尼
展者信也詩人為齊侯之甥不疑之乎齊侯之甥何有仲尼
反疑其先君為齊侯之甥不疑之乎齊侯之甥何有仲尼
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八年桓公乃與夫
祚四百傳世三十一其效可見與子之問出姜之子不
書其生何也曰天子為得人故春秋書之則按左氏所載與
帝與子之與賢貴於天始人故春秋書之則按左氏所載與
而與子之與賢貴於天始人故春秋書之則按左氏所載與
子定於立嫡故文姜始入春秋書之則按左氏所載與
即受誓為世禮也其載于史策名分一絕矣則按左氏所載與
于受誓為世禮也其載于史策名分一絕矣則按左氏所載與
義之故子無所從起此姜與齊其生之法也文公配適生至
削之故子無所從起此姜與齊其生之法也文公配適生至
此義是之耳鄭忽見殺出奔宋不中見於經蓋王仲尼此
曰世子何也子者書曰始生稱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
於天子然後為世子周禮典命諸侯之世子以謂感
隱桓之禍故以喜書復不疑之乎齊侯之甥何有仲尼
展者信也詩人為齊侯之甥不疑之乎齊侯之甥何有仲尼
反疑其先君為齊侯之甥不疑之乎齊侯之甥何有仲尼
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八年桓公乃與夫

冬紀侯來朝

或謂惠無嫡子遂啓篡子同生說者求其說而不得
謂皆為莊公嫡如齊納幣張本禍亂之皆不然後國之疑或
莫重於禮奉嫡所制以正國本係人望而絕庶孽覲
生必以禮奉嫡所制以正國本係人望而絕庶孽覲
覲之於心也若其受制於文姜必齊女而後娶
以至於失時越禮則亦可文姜必齊女而後娶
於大夫其能保國宜也

左傳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程子曰紀侯畏齊
而求朝以死助也而欲求援於魯桓豈近赴於賢侯和
輯其民效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豈近赴於賢侯和
其能保國宜也

按在氏會于郕諮謀齊難也冬來朝請王命以求

成于齊也公告不能杜氏曰紀微弱不能自通於

告不能王故萬章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

其所主宋子曰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現其主者

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

事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

公五年八年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音矣魯桓

者弑君之賊人人之所同惡夫人得而討之也而

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於貶志不在

於朝桓也蜀杜氏曰桓之篡王法所不容諸侯不

與其朝桓矣今紀之來復存其正爵以其懼於齊難

何暇論援者之賢否乎注氏曰隨程氏曰寡自立得罪於

君始年求盟於鄭三年自保而結於齊未幾其班後鄭

而取怒於齊則非時大閱以備不虞是其次憂愉信

縮固係於齊人亦傷乎紀侯又安足與謀紀難哉所以

怨過者亟執其居而愬之不暇問其人之善惡也

夫紀以蕞爾之國介居大國之間欲上告於天子

則不能欲下告於魯亦曰紀之與魯豎魯之與

齊皆比鄰婚姻之國或可資其助耳聖人其以是

而圖存乎桓比事以覘紀之不能自強於政治苟朝

而莫之或恤齊不能待大肆意於吞

噬小弱其罪皆不待貶而自見矣

丙子桓王十七年七年齊宣王十四年蔡桓十鄭莊三十

九曹桓五十二陳厲二杞武四十六

六宋莊五秦寧十一楚武三十六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公羊傳焚之者何推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

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何言

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穀梁傳

易卦九五爻

制注陳白

禽四面圍之

掩群者掩襲

而率群取之

書舜曹帝

曷若予上下

草木鳥獸

鳥獸裕如也

漁獵穀梁桓六年

其不言邾咸丘何也疾其以火攻也釋子曰古者昆
蟲蟄而後火地名也咸丘魯地也咸丘魯地也咸丘魯地也
氏曰咸丘乃魯地也咸丘魯地也咸丘魯地也咸丘魯地也
孟子曰咸丘乃魯地也咸丘魯地也咸丘魯地也咸丘魯地也

咸丘地名也易稱王用三驅程子曰如天子不合

禮記王制田不仁也以禮曰暴夫子鈞而不綱弋不射

宿宋子曰蓋物取之以出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

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涖狝之過矣劉氏曰

不逐獵之過也古者誅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季氏曰曰火田直防吳氏曰周之二月夏之一澤也訊

畫物故書之臨川火此不當田狩之月而火田者邾

咸丘非狩地故訊○劉氏曰公羊以謂咸丘者邾

復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婁之邑其君在焉故不繫國焚之者樵之也
攻也按公羊凡內取邑不繫國悉歸之邾婁若誠
火攻而無兵戈之意安知不以火田乎

左傳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公羊傳皆何以名失

地傳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公羊傳皆何以名失

梁傳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公羊傳皆何以名失

以諸侯與之接矣失國則以其朝言之何也嘗

而試君天與之理矣失國則以其朝言之何也嘗

秋冬與四年同或曰然則十五年邾人不能成故不書

朝義也書春秋曰穀伯鄧侯來朝別言朝同時來不俱至

襄陽府穀城縣鄧國在鄧州皆去魯絕
遠范氏曰別言朝同時來不俱至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
之大惡也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穀伯鄧侯越

與爵 元年滕子
是也 印穀都是
書名 印穀都是
私入 丁五年邦人
年人 尊人是也

書皇 陶謹云天命
有德 五服五章
故天 討有罪五
刑五 用哉

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
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者或貶爵或
書名或稱人以深絕其黨撥亂之法嚴矣誅止其
身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為禽獸也
幾希服虔曰穀鄧密通於楚不親仁善鄰以自固
之陳氏曰古者鄰國之世不相朝魯在泰山之朝桓生朝
桓者矣必若穀鄧而後朝名其甚者也張氏曰桓朝
弑逆之人而穀鄧以遠來朝之罪無以異是年不
反而事離威同姓以孤本根之故特名二國之君與
書秋冬功以諸侯相繼朝桓本根之罪無以異是年不
天道歲功不能成故不具四時具然後成歲
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冬闕焉何也立
天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

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
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刑禮記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
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孟
夏之月天子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毋有不當孟
秋之月天子命將帥選士厲兵誥誅暴慢以欣說孟
惡命有司脩刑法制繕圖國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
戮有功不嚴斷刑孟冬之月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
蔽功有窮其情必行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
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
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周子
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桓弟弑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桓弟弑
兇臣弑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
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

禮王制云千里之外
 外設方伯五國以
 為屬三有長子國
 以爲連之有帥
 三十國以爲年
 有正二百五十國
 爲州之有伯分
 八伯

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按周制太司馬諸侯而有賊
 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弑隱公而立
 太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冢宰
 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宰糾書
 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陳
 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桓弑隱公而立雖方伯連帥聲環視而未之郵
 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
 有可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
 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脩其職也然則見之
 行事不亦深切著明夫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

子懼伯鄧侯四年七年因天王使宰糾來聘
 朝紀侯來朝五年皆有天王使仍叔之來聘以
 年九日桓弑君而立滕侯首朝何子來聘以
 胡氏曰桓弑君而立滕侯首朝何子來聘以
 狄矣天王刑罰所自出也既不能討又以其
 聘之故不書秋所自出也既不能討又以其
 之大諸侯之衆莫有能卒義者乎及穀鄧無
 率自遠來朝然後知天下諸侯莫有紀侯來
 流莫有禁之者矣故不書秋所自出也既不能
 謀其國事爾非爲桓立也又王使仍叔之來
 失刑之義已立於前矣此又天冬若紀侯來
 筆端造化神明莫測豈拘定此一義而已大
 左傳云穀伯鄧侯假名賤之也此說不明已
 穀並云穀伯鄧侯假名賤之也此說不明已
 當書云穀伯鄧侯假名賤之也此說不明已
 而沒其來奔也陳氏曰失地之朝公不待以
 出者如衛侯朔奔齊譚子曰奔宮是也苟有
 邾伯來奔州公寔來是也○汪氏曰或無來者
 爲史闕文然昭公十年無也○汪氏曰或無來者
 四年無冬有昭公十年無也○汪氏曰或無來者
 二年秋冬無事而兩時並不書首月乎况公羊傳

桓十七年闕夏然猶書五月莊二十六年闕春然猶書事於年下惟或十年闕冬不書事而左氏穀梁皆書冬十月荀子曰桓公四年七年非聖人所謂秋不容三傳皆闕蓋三傳傳授各異而經文皆削秋說疑得有深意程子之傳夏盟向求成於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附錄左傳夏盟向求成於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丁桓王十八年齊禧二十七晉侯緡元年

四十年曹桓五十三陳厲三祀武四十七

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傳烝者何冬祭也春日祠夏日禘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訊何訊爾訊亟也亟則瓘瓘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瓘疏則怠怠則忘士不

及茲四者則冬不乘夏不葛穀梁傳烝冬事也春烝之志不時也程子曰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為非禮之甚也

按周官大司馬烝以中仲音冬烝衆也氣盛衆多芬芳備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

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巡狩

烝享猶自夏焉注氏曰文定極謂周以子月為歲首不改月數竊考逸周書文體全似呂令其言多與古書殊異或後人假託之書况六經惟詩以寅

在新起邑烝祭歲在十二月則用亥月孟冬烝祭亦未為然則司馬中冬教木閱獻禽以享烝所謂自

夏而魯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

同則書重
宣三年

會葬
戊風

莊元
年王使孫
叔來錫桓公命

我伐凡伯見隱七年
陳哲義秋伐王臣
也一人而用衆也
衛不救王臣之志
三也凡伯失節不
死於位
思衛不能
修方伯之職焉
又見
衛為秋所

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
之專而責之備也虞史以入主大臣為一體春秋
以天王宰相為一心以為一體故帝廟作歌則曰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音賡歌則曰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汪氏曰舜先言臣
言君而後言臣可見其君臣而重益九官之徒不
與也以為一心故歸貽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書
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
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
家父之徒不與也故入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子
王霸篇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
宿道鄉方而務是人主之職也汪氏曰家父乃周

之世臣詩紀家父刺幽王之昏亂與尹氏之不
而兩書家父亦當求之若孫耳一則聘所不當
聘一則求其所不當求皆徇於王命而依阿苟且以
從於非義其視節南山之誦能無愧乎
乎比事以觀不待節南山之誦能無愧乎
附錄左傳春秋滅翼○隨少師有寵楚鬬
伯比曰可矣讐言有累不可失也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傳何以書訊烝也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與之
黷祀也志不敬也程子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
者必前烝為不備也其黷亂甚矣

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春正

月巳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臨川吳氏

非其時非其禮也宋氏曰武氏子來求聘一責天

王求賻二責魯之不共一貶而二年三年書冬不雨春不

雨夏不雨屢書而一褒義與此同曰僖二

年三年書冬不雨春不雨夏不雨屢書而

曰僖二年三年書冬不雨春不

年三年書冬不雨春不雨夏不雨屢書而

年三年書冬不雨春不雨夏不雨屢書而

年三年書冬不雨春不雨夏不雨屢書而

年三年書冬不雨春不雨夏不雨屢書而

年三年書冬不雨春不雨夏不雨屢書而

秋伐邾

陳氏曰桓曰伐邾何桓師非君將皆不言也桓曰桓大惡諸侯宜討之而獲安其位反以兵伐邾也桓曰桓大惡諸侯宜討之而獲安其位反以兵伐邾也桓曰桓大惡諸侯宜討之而獲安其位反以兵伐邾也

冬十月雨雪

按冬十月今八月也失時失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杜氏曰今八月

附錄左傳冬王命魏仲立

祭公采遂逆王后于紀

書遂始此左傳禮也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遂何以不稱使婚禮也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遂何以不稱使婚禮也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遂何以不稱使婚禮也

為主蓋只是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為主如逆王后無使諸侯為主之理

劉敞曰祭公王之三公也曷為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傳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者若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組而王以輕使為失祭公以遂行為罪矣此說是也為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劉氏曰予一人為之節者王當使大夫命魯侯以予敬若先王之禮魯侯稽首對曰天子有命敢有弗恭使者以是言也復于王魯使大夫請於紀侯曰天子使某來命我寡君曰予一人不能獨任天地宗廟之事未敢內主予一人紀姜氏使某也以告主人直曰固辭不獲命主人曰某

襄五年經曰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士也非卿也不合卿往逆之禮故書靖公不書合乎公監之禮也春秋九得禮者不書

也則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先守其公之遺女若而人夫婦所生若而人然後天子命以其吉使上大夫人用王后之禮逆以歸也此使祭公命魯主婚姻之事則曰不可卿往而公監之何以可乎命魯輕矣卿往公監之重矣左氏語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杜氏曰官師劉夏非知禮記官師中士下士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故先儒以為使卿逆公監之禮也茅堂曰胡口天子必親迎四方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而遠行親迎之禮即何無敵於天下之有或曰王后所與共事諸侯宗廟繼萬世之重者其禮當如之何使同姓諸侯至其辭命卿往逆公監之親母以國者卿皆送之至其辭命卿往逆公監之親白於王孫氏曰桓王之娶后于紀命魯主之故祭公逆則逆之不可專也祭公不當復命于王專逆后于

紀故曰遂臨川吳氏曰而後親士昏禮納徵之後行請期
 雖與士禮期不同然亦必先知女報之期也天子之祭已
 報不可而魯未報其期故紀過國婦問女之期而後往遷
 公命不為媒也過魯而報期然則魯公之期也魯公之期也
 命而私適魯問期然則魯公之期也魯公之期也魯公之期也
 祭公而私適魯問期然則魯公之期也魯公之期也魯公之期也
 則然祭公而私適魯問期然則魯公之期也魯公之期也魯公之期也
 以明然祭公而私適魯問期然則魯公之期也魯公之期也魯公之期也
 王配而逆此何以為遂也深義哉故書若祭公之輕於宗廟
 此行而逆此何以為遂也深義哉故書若祭公之輕於宗廟
 此凡罪祭也莫甚於逆也深義哉故書若祭公之輕於宗廟
 專人之罪祭也莫甚於逆也深義哉故書若祭公之輕於宗廟
 之疆有以二事出者乎注氏曰僖三十年傳云若夫
 由是論之祭公蓋受王命謀昏於魯并逆后於紀也

爾逆后大事也夫謀昏於同姓而遺諸侯待其後命然
 婚禮當使大夫謀昏於同姓而遺諸侯待其後命然
 後使上卿往逆而公監之故王而遺諸侯待其後命然
 輕失為罪祭也莫甚於逆也深義哉故書若祭公之輕於宗廟
 逐行以為罪祭也莫甚於逆也深義哉故書若祭公之輕於宗廟
 事是繼以二事出者乎注氏曰僖三十年傳云若夫
 而專如晉亦以春秋出者遂也一謂九生若公陳人遂如京
 師遂如晉亦以春秋出者遂也一謂九生若公陳人遂如京
 齊宋盟秦孫宿救台遂入師乃書自專事者考成及
 公以伐秦出而因如京師乃書自專事者考成及
 則聖人尊君抑臣之意使若繼事以會師者考成及
 事而人尊君抑臣之意使若繼事以會師者考成及
 合禮則常事不失瞭然矣言○使若繼事以會師者考成及
 不王言使不正其昭著乎廟之言大遂即謀於矣我若實公
 廬陵李氏曰逆昭著乎廟之言大遂即謀於矣我若實公
 然者天子對哀公莫敵天此及襄十之五年趙子說也
 又似天子對哀公莫敵天此及襄十之五年趙子說也
 必謂天子對哀公莫敵天此及襄十之五年趙子說也
 然亦謂天子對哀公莫敵天此及襄十之五年趙子說也
 故發繼事之詞僖二十八年傳諸侯遂圍許中問有首

事恐不相繼故發傳以明之曹伯襄遂會國許恐
被釋而遂與常例異者重發之僖四年遂伐楚恐
華夷異故重發之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出奔
恐尊卑異故亦發之宣十年歸文奔齊嫌入
嫌不受命與常例不同故發之餘不發者並可知
文故也

戊寅桓王十九年齊僖二十八年晉緡二衛宣
七年曹桓五十四陳厲四杞靖公元

一宋莊七秦出子元楚武三十八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傳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公羊傳紀季姜歸于
京師其絳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季姜歸于
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
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
辭言之穀梁傳為之中者歸之也程子曰書王國

禮者天子之宮

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或曰僭如王后之
歸則如何書之曰書春日食則其義尤明也王后之
書紀女歸而巳程氏曰季姜桓王后季字姜組姓

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
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

故從天主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張氏

妻在國稱王后者王命之則成所以別於列國自
用見王命之重而存母儀天之下體於始也列國

歸者而言則當穆屈速下也言其能速下而無疾

之心焉注木下曲曰穆言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

於君周禮九嬪注凡群妃御見之法九嬪以下

十一人當九夕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當三夕九

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仲氏曰書字而稱

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

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稱劉氏曰逆也稱王后歸也

予進退先後各有天子命而不相悖也公卿謀之未見

宗廟也未觀君子也天子命之羣臣也則不取居其位

其詞順以聽此正始之道王化之歸稱季姜主紀而

曰逆稱王后諸侯逆稱女而言稱大人尊夫也紀而

也陳氏曰諸侯逆稱女而言至稱大人尊夫也紀而

季姜尊于也皆正始之道王化之歸稱季姜主紀而

也京師者衆人之稱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起於此

氏曰古者夫婦人必娶嫡女故天子求后於諸侯

伯姬對曰夫婦於諸侯則曰不若姑姊妹則曰

以書詳紀事也春秋嚴其名曰季姜則非嫡矣此何

氏曰王后歸京師過我則書來告則書承嘉呂氏

曰經書逆王后者二惟紀季姜書歸于京師而歸

夏之逆不書歸蓋祭公之逆以魯為之則不書歸矣

劉夏之逆以其過魯而魯不為之主則不書歸矣

逆王后而左傳云齊姜歸于京師何哉廬陵李氏曰

逆后列三傳皆同獨陳氏以京師何詳紀事也故當疑

六年冬紀侯方托魯請王命以為詳紀事也故當疑

不能令幸王有命魯求昏之事求成于齊而公告

而紀卒不免春秋詳紀事紀亦可哀也

夏四月

秋七月

附錄左傳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

奪之幣殺道荆巴客以聘于楚子使鄧章讓於鄧

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

師大敗鄆人宵潰○秋魏仲
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射音亦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左傳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
獻樂奏而歎施文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羊傳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訊父
老子代從政者則未世知其抗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
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以抗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
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曹伯以待人父之道待子伯
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以待人父之道待子伯
放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釋子曰曹伯有疾不能
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春秋之時
君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

周禮也命大宗伯
之屬也掌諸侯
之五侯諸臣之五
等之命

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
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周禮
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天子既命以為之嗣樹子不
也春秋曹伯使其世子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

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
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
焉其賓之者皆以上卿之禮鄭康成以此注蓋未明
春秋天子之時所行之禮鄭康成以此注蓋未明
之春也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
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考疾者
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楊士勛曰世
會同急趨王命今曹伯有疾雖闕朝魯未足急事
爵氏曰攝事而朝京師禮也朝于諸侯非禮也
諸侯聞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事問缺則
脩私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
好氏曰大朝觀大會同諸侯皆往而已獨有疾則
不得已而命世子攝行今曹之朝魯非其急之務
不可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
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啟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

陳哲曰世子之數
蓋君父病革而
已出則恐國亂
而已不得立也

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
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
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為焉以從命為孝又
焉音煙得為孝故尸子曰尸子名夫已多乎道曰氏
止也上曹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陷不義之愆世
子無苟從之咎魯無失方以誅之命換之於義無一
矣張氏曰春秋於桓方以誅之命換之於義無一
曹伯之使世子世子從之命換之於義無一
者春秋所以直書而深貶之蓋經有從同之則
射姑之朝常以滕子而殺之蓋經有從同之則
父子之惇人倫且忘國而射姑不敗若蓋世
鄧制年葛之朝桓皆取而射姑不敗若蓋世
當攝君朝諸侯沒其朝會者十有曹射姑來朝
立如義也經書世子朝會者十有曹射姑來朝
巫如晉宋成同盟戚齊光漸進而序於
四伐鄭宋成同盟戚齊光漸進而序於
盛以朝久君臆君行則守有皆非世子之
朝禮於諸侯及與諸侯會盟救災皆非世子之

宜也宋成序侯伯之下大夫之序子男之
下准夷之上庶幾不夫位矣齊光漸進而序於
伯祀伯之上則其階已極鄒亞於魯大大則
辱尤甚焉此事
考之而義自見

己 桓王十年 齊僖二十九年 晉緡三衛宣
八年 二曹 桓五十五卒 陳厲五杞靖二
宋莊八 秦出子二 楚武三十九

春王正月

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
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
而必反易屯六二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反常也傳論遠惡者
十年而必棄見公四年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

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何氏曰十年有

劉氏曰桓公篡立天子莫討諸侯莫非也故於其甚也甚也桓公篡立天子莫討諸侯莫非也故於其甚也是矣君如改諸則此其時矣不可有習於穀梁子而不

得其傳者見二年書王以為正與夷之卒此年書

王而曹伯適薨遂附益之以為正終生之卒誤矣

發氏曰三傳本皆不謬後人果正諸侯之卒不緣

不曉而以濫說附益其中纂弒者范氏曰與夷見弒恐陳侯鮑在五年之正

月曷不書王以正其卒乎趙氏曰十一年鄭伯卒

正之平

庚申曹伯終生卒

左傳春曹桓公卒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正終生

之卒也

夏五月死曹桓公

左傳號仲諸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附錄有辭以王師伐號夏號公出奔虞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公羊傳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穀梁傳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為辭也

弗者遷詁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桃丘至是中

變而從齊鄭杜氏曰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公於

是乎有郎之師其戰于郎直書曰來盟于惡曹俱

奪其爵則桃丘之弗遇也蓋惡衛侯之失信矣桃

丘衛地張氏曰下書三國來戰衛亦與焉則背信

在衛直不告魯誤桓公至桃丘耳汪氏曰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此年會挑丘弗遇成十六年與盟皆非魯之罪故聖人昭... 齊侯弗及盟魯不與盟... 齊侯弗及盟魯不與盟... 齊侯弗及盟魯不與盟...

附錄

夫無罪懷璧其罪吾馬用此無厭將及我遂戈虞... 又求其實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戈虞...

郎

左傳齊鄭來戰于郎我齊人有辭也... 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 也此偏戰也則其言來戰于郎可也...

春秋加兵于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

伐而以來戰為文何也... 事聖人之所重也... 而未有書來戰者此不言其義坦然而以兵凶器戰危...

兵凶器戰危事... 前漢書錯傳

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包而先之者也劉氏曰戰者仁人之所惡也有不得已魯桓弒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不得已而先之者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竅魯不能脩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注氏曰三國稱爵也戰于魯境尚為知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為主而書來戰于郎趙氏曰罪專於外也劉氏曰來戰者外為志乎戰也季氏謹曰春秋善魯不使三國伐之若三國自為戰也高氏曰地以魯則魯與戰可知襄氏曰春秋以主客之辭辨用兵之曲直殘民之重輕其罪魯而書公及諸侯戰者多矣若今年郎之戰直以三國來戰言之蓋魯桓有大罪極惡三國既不能奉天討

也魯四年伐鄭事

而與之會盟今反徇私欲爭小故以無辭而伐有辭其文罪異其辭嚴專罪三國特書其來戰以示外有罪則為主之列此聖經之特筆也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注氏曰州吁能舉伐鄭之師鄭人非齊僖則不能舉戰魯之師故雖主兵在衛鄭而春秋必序宋齊為首也盧陵李氏曰丙兵書戰六此春秋必序宋齊為首也盧陵年戰奚者諱魯也莊九年特書敗績者惡魯也桓言來者責二國不當來爾劉氏曰公羊以謂稱來戰者近乎園也非也近乎園豈實園哉春秋惡戰遠近也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五 終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六

桓公三

庚桓王十有一年齊僖三十 晉縶四 衛

辰九年蔡桓十四 鄭

杞四十年宋莊九 秦出子三楚武四十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左傳齊衛鄭宋盟于惡曹杜氏曰宋不書經闕

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於春秋凡

集解云微者如列國下士小國大夫之類

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杜氏曰盟二國皆書人齊之盟清位同盟四國皆書人晉之盟七國皆書人蜀之盟十有一國皆書人

淵之會十有二國皆書人未以皆惡曹之盟即三
 微者苟皆微者則不書于經矣
 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與師為即之戰又結怨固黨
 為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者罪後書此
 盟而以奪爵示貶陳氏曰此即之諸侯也曷為戰
 但人之略之也無王甚矣自齊人伐山戎後書齊侯來
 子突以自立其無前書齊侯也上書會楚公子嬰齊
 故略之也孫氏曰前書齊侯也上書會楚公子嬰齊
 獻戎捷則知伐戎者齊侯也上書會楚公子嬰齊
 于蜀下書及楚人盟于蜀則知伐戎者齊侯也上書會楚公子嬰齊
 齊也十二月書齊侯盟于蜀則知伐戎者齊侯也上書會楚公子嬰齊
 衛人鄭人盟惡曹以比事之法戰即正月書齊人
 求之則三國之惡曹以比事之法戰即正月書齊人
 附錄左傳楚屈瑕將盟武軫知也人軍於蒲騷將與
 其郊必不誠且曰虞四邑之至也君心於於鄭人軍
 禦四邑必不誠且曰虞四邑之至也君心於於鄭人軍
 莫有鬪志也若然師宵如於邑必耶耶有虞心而情其
 於王對鬪志也若然師宵如於邑必耶耶有虞心而情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聞也成軍以出又何齊馬莫敢曰卜之對曰必
 決疑不疑何卜遂收師于蒲騷卒盟而還○卜以
 昭公之敗北戊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
 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若君也
 從非

左傳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
 莊公使為卿為公聚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

鄭莊公志殺其弟使翽其口於四方自以為保國

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

子五爭兵革不息孔氏曰是年忽奔歸于鄭

歸二爭也十七年忽弒子壘立三年爭也十八年齊

人殺豐立子儀四爭也莊十四年忽儀壘突之際其

禍階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

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出奔衛其為辭也詳矣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國將下庶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紼與然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志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殊誤矣從氏曰公子從告昭公不稱赴或曰孔父賢而書魯則曰禮爵鄭人賤之以名赴

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易孔父之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孫氏曰公也執人權臣廢嫡立庶以亂于鄭故奪其爵○張氏曰死難臣道也祭仲為鄭正卿貪生畏死皆先君之命而度孽故穀梁子曰惡祭仲也○仲公羊以廢君為賢不可為訓劉氏曰公羊論祭仲猶不得果知權宜效死勿聽使宋人知雖殺祭仲猶如力不能還至其國而肯之執突而殺之不可也則若強許焉還至其國而肯之執突而殺之不可也則君以行權亂臣賊子孰不能為此者乎高氏曰祭仲執而突歸忽出則羊因以納突而逐忽矣詩刺廬陵李氏曰經書他國執他國大夫九祭仲鄭詹陳薄塗衛甯嘉宋仲幾皆稱人以執不稱行人鄭詹良霄衛石買宋樂祁衛比宮結皆稱人以執不稱行人鄭詹內大夫四齊執單伯晉執行父意如姑也穀梁稱

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此例不通矣子曰凡稱人而執以其事執也非伯也此行而執以已也稱祭仲則足而仲為字矣二說既不同之胡氏陳氏則以命大夫則仲何為字矣祭仲以存國除逐君之罪於為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失出此矣故范氏以為害義是漢儒反從要之道之胡氏說蓋經書命大夫有三傷教不可從要之胡氏說蓋經書命大夫有三魯有單伯鄭有祭仲陳有女叔皆無所書而不魯之貴王命也其是祭仲則陳有女叔皆無所書而不國大夫王賜之其是祭仲則陳有女叔皆無所書而不字同於王大賜之其是祭仲則陳有女叔皆無所書而不敬之也得之矣

突歸于鄭

左傳厲公立公羊傳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其言歸何順祭仲也穀梁傳曰突賤之名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惡祭仲也程子曰突不伯公子不可以有國也

突不稱公子絕之也小白入齊齊曰齊小白突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突以小白挈之齊者明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于鄭乎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詞也一順詞也

衛鄭歸成十六年曹伯歸昭二十三年楚比歸是也順辭禧二十八年曹伯歸襄二十六年衛侯歸昭二十三年蔡侯廬陳侯吳歸其書久亦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
年莒去疾二十二年齊小白襄二十五年許叔莊元入成周是也逆詞桓十五年鄭伯突莊六年衛侯朔哀六年齊突以庶奪正固為不順矣然內則權臣許之之外則大國為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

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詞也

孫氏曰歸易辭也以歸為善則歸易詞也

臣之力為惡則許叔稱之以歸為善則歸易詞也

有不仁之心以歸為善則歸易詞也

仲不施之專治以歸為善則歸易詞也

生稱齊去疾所以與稱以歸為善則歸易詞也

弗係之曹則寡以歸為善則歸易詞也

朝經書各不同以歸為善則歸易詞也

事之重尹氏書世何也以歸為善則歸易詞也

同矣○劉氏曰春秋公羊以歸為善則歸易詞也

若仲之為者春秋公羊以歸為善則歸易詞也

公羊謂歸者出入無惡以歸為善則歸易詞也

歸無惡復入者出入無惡以歸為善則歸易詞也

可謂無惡許叔入許天以歸為善則歸易詞也

鄭忽曹襄出無惡魚石以歸為善則歸易詞也

而通矣難易逆順之說以歸為善則歸易詞也

信三書歸者二昭十三年以歸為善則歸易詞也

書歸者二昭十三年蔡以歸為善則歸易詞也

侯廬陳侯吳也書歸例以歸為善則歸易詞也

惟而以歸為善則歸易詞也

鄭忽出奔衛以歸為善則歸易詞也

此書奔之始以歸為善則歸易詞也

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賦以歸為善則歸易詞也

名失國也以歸為善則歸易詞也

鄭忽出奔衛

穀梁得之

此書奔之始鄭忽出奔衛公羊傳忽者世子忽也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賦穀梁深傳鄭忽者世子忽也其

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為也

制於權臣其立其奔皆不由已是以不爵也

曰鄭忽曹襄未輸年出奔但書名不書爵不能

先君也其罪大也考於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

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

不唱而和也

夫以狡童且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或曰詩人刺忽之不

所引諸首
小序文也
所美之毛氏
所美之毛氏
所美之毛氏
所美之毛氏

昏于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
 曰此獨為鄭忽言也如忽之為人苟無天接則不
 能立爾劉氏曰使忽近君子遠小人與賢者圖事恤陳氏曰鄭忽身為家嗣而廢立自權臣不可言子矣故書奔昉於此州公如曹紀侯大去其國而未可以言奔必若忽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產相焉馳詞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垣見左傳襄公却逆女之公于干野見左傳皆變其常度以晉楚之強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脅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強於為善也王氏曰春秋之初

為黨假王命以伐宋詐戰而取三師入郟入許亦
 勝攻取雖以天子之尊率諸侯且親集矢於其下亦
 棄甲曳兵不敢與敵而桓王且親集矢於其下亦
 何桓之未久而世嫡之重為鄰國之所逐矣亦猶
 齊桓之霸號令天下幾於改物而極方在殯四鄰
 以君國權不足忽之昏庸狂復勢孤接寡才不足
 以君國權不足忽之昏庸狂復勢孤接寡才不足
 自鄭莊始殺弟誓母敗王師自以為保國之計得
 也然身沒未幾國內大亂五年入國其秋突因操
 四年殺檀伯而奔昭公以桓桓十五年入國其秋
 人殺檀伯而奔昭公以桓桓十五年入國其秋
 會于曹以納之而弗克然突固分國以居矣十
 年高渠彌弒昭公而弗克然突固分國以居矣十
 鄭祭仲殺子儀及其二子而納焉於是鄭國之禍
 稍息而楚兵迭至矣鄭莊之果何益哉
 陸氏曰公羊謂忽何畏名春秋非伯子也又鄭伯
 所敗按前公羊謂忽何畏名春秋非伯子也又鄭伯
 也若爾乎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羊穀梁傳柔者何語大夫之未命者也
 魯大夫未賜族胡氏曰蔡叔諸侯之命者
 曰自去魯與齊衛鄭為仇至今桓公欲合黨以
 敵之於是結宋與陳蔡要言軟血初無忠信誠懇相
 與之心又以大夫盟宋公陳侯故不足恃以文而桓
 公又與宋公慶會求以補前之失堅宋之合也陳氏
 曰柔者何矣以大夫會諸侯盟於是始也故侯盟之
 子結不貶矣○宋嘉呂氏曰以大夫師自與諸侯盟此
 待與諸侯自見者也故內大夫師自與諸侯盟此
 夫與諸侯自見者也故內大夫師自與諸侯盟此
 慶父則季孫友公孫茲孫無駭率師而後有鞏有公
 帥甚矣自孫會盟而後有鞏有公孫無駭率師而後
 並帥師矣自孫會盟而後有鞏有公孫無駭率師而後
 侯盟甚矣自孫會盟而後有鞏有公孫無駭率師而後
 矣家氏曰叔孫州仇孫何孫二仲孫何忌孫子盟及
 之則為借末流之弊大夫因是而外交強國以脅國
 君此其權輿也汪氏曰鞏始帥會伐鄭不稱公脅國
 今柔始會諸侯盟以鞏梁瀕會伐鄭不稱公脅國

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豈非世變之大者乎
 李氏曰經書內大夫盟外諸侯九始於此
 鍾公作董

公會宋公于未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社氏曰夫
 鍾公作董

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未鍾于闕于虛
 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
 而屢盟以長詭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
 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音屢盟而卒叛數會而
 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

詩小雅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為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為可恃也家氏曰二年會惟宋之父春秋一經書盟會未有若是類數者也高氏曰公委宗社人民而六出與宋會蓋憾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彈屈辱力為鄭請宋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

辛未 桓王二十有二年 齊僖三十一 晉緡五 衛宣十九 卒 蔡桓十

五 鄭厲公突元年 曹莊二 陳厲七 卒 杞靖四 宋莊十 秦出子四 楚武四十一

春正月

杞公穀作紀曲池公作設蛇

夏六月壬寅黃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左傳平杞莒也杜氏曰曲池魯地程子曰杞侯皆當作紀隱二年紀莒盟于密是時紀謀齊難故魯桓與之盟莒以援之耳臨川吳氏曰紀為齊難危急其

魯桓切切為紀謀故屢會焉而大國無與同心者此會也僅能與小弱之莒偕其不能為助而無教於紀可知矣也蓋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人燕人盟于穀立

杜氏曰燕人南燕大夫穀丘宋地張氏曰南燕姑姓國臨川吳氏曰左氏以為魯欲平宋鄭然此盟必是魯宋燕三國別有他事相要約非為鄭路之事也因是盟與宋公相見而為鄭致請焉平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杜氏曰不書葬魯不會去魚安公作鄭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左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
 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莊氏曰虛龜皆
 宋地也張氏曰宋納突于鄭求賂而後使之入及突入
 國之後不能償其責言遂成寡隙桓公欲平宋之入
 屈已之往來宋地與之春秋詳書以譏之高氏曰桓公
 數會之所能回也故春秋詳書以譏之高氏曰桓公
 宋益疎公而公強從之而不已祇自辱也汪氏曰桓公
 會至宋地強宋公之從而己志於會盟矣蓋宋者將
 所以為會魯者將以求路於鄭而魯之相從也魯桓公
 忽于鄭之戰幸鄭莊以卒不能降心以相從也魯桓公
 之厲公篡忽特欲反忽之所求好於厲公而以恩結
 為而求善於魯以為之接其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左傳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莊氏曰武父鄭
 地張氏曰公自龜還遽會鄭伯而謀伐之與人交之
 道忠信誠慤本乎中則有不期合而合者非有是心
 則其相與也不過以利合而一旦爭小利則相視忽
 如仇敵然桓公之見鄭於宋而盟其離合正如是

春秋詳書之以見王政不行諸侯放恣魯桓公
 馬晉以篡國而立交政盟會紛紛離合惟利是視順
 盟濟信祗以長亂王法之無所必誅也襄陵許氏曰王
 亦既想霸統未與諸侯自擅無所稟命觀隱十年見
 兵章之亂也桓十一年諸侯自擅無所稟命觀隱十年見
 與而諸侯有所一無復此亂矣是以君子不得已而
 與桓文宋嘉呂氏曰突篡而書爵者其大臣君之其
 國人君之諸侯亦與之會盟
 春秋從而君之從其實也

丙戌衛侯書侯卒

穀梁傳丙稱日央日義也陳
 氏曰丙書日日衛晉之卒也

十有一月及鄭師伐宋于未戰于宋

左傳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
 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公羊
 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
 戰也此偏戰也何所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
 敗矣穀梁傳非與所與伐戰也

集解云去年執厲公而求賂

昭四年 用賢云 義兵

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於鄭而無厭屢盟於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

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誓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王氏曰桓後隱桓受賂於宋宋責賂於鄭斯惡同而罪均者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

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即是在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孫氏曰此公及鄭伯伐宋故以魯鄭自戰為文焉

可知不與公及鄭伯伐宋故以魯鄭自戰為文焉氏曰前稱公後稱及前稱鄭伯後稱師畧之也

是欲平宋鄭其歲之間會于析干夫鍾于闕于

兵于虛于龜而宋辭平遂舍宋而會鄭師以伐宋戰馬戰不言伐齊而宋及齊戰是也未始有不與戰者而亦言伐則甚恨小故不忍憤怒謂之憤兵貪得者氏曰魯桓鄭突此役是也請鄭突遂忘宋立已之鄭賂魯之多而不許魯桓之請鄭突遂忘宋立已之恩與魯結黨為伐戰之舉魯桓棄屢會屢盟之好乃與魯結怨之鄭與兵以讐魯舊好之宋交道之翻覆不從而在匹夫猶不可况國君乎汪氏曰桓平宋不能反已而求其本也廬陵李氏曰宋莊之得國氣類相馬今鄭突且固矣然宋莊之力也宋莊之得國搜之以成以前日望鄭也皆宋莊之立華督之相于魯鄭之已之以前日望鄭也春秋書部罪之取以見宋

以賂離呼嚴矣哉武氏曰穀梁曰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不知省文之義故云耳按此後魯常與鄭不和公羊傳義是也劉氏曰公羊云內不言戰言敗言戰則敗矣若曰內不

附錄左傳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人獲三十人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而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伐之絞使伯嘉謀之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三分於彭羅人

壬午桓王二十一年十有三生齊僖三十二年晉緡六

十六鄭厲二曹莊三陳莊公林元年杞桓

附錄五宋莊十一秦出子五楚武四十二春

濟楚子辭為入告夫夫人鄧曼到曼曰大夫其非衆衆之以謂其謂君撫小氏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請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行也楚子使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諸天之顛人追之不及莫教使拘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馮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敢備及羅羅與盧成兩軍

之大敗之莫敖放縊于荒谷群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

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傳宋公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備燕戰不書所戰後也鄭人來請修好公羊傳曷為

後日恃外也其恃外柰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為日也內不言戰此其恃外戰何從外也曷為從外恃外故

從外也何言戰此其恃外戰何從外也曷為從外恃外故也其地即猶可以地也穀梁傳其言及者由內及之

不地於紀也社氏曰師徒撓敗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在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

為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內兵則以紀為主而

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

齊襄公九世祖
為紀侯取諸而
烹於周故襄公
志於滅紀復讎
也故曰世讎

陳哲曰引答者
躬者仁者之事
及辨喻者智
者之能固封
疆劫死以守非
得乎民心者不
能也

左隱十一年息
侯伐鄭云不度
德不量力不親
不徵辭杜注云
言語相恨當明
徵其辭當曲
直不直宜辨

說若實為宋鄭戰何得主齊紀為主外兵以齊為主
師伐紀欲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也蓋齊紀者
然紀懼威之不服豈敢主兵而助鄭乎蓋齊紀者
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接去紀而與戰
臨川吳氏曰昔鄭莊助齊謀紀者也魯桓救紀而反
鄭會宋繼又同鄭伐宋鄭厲德魯故助魯救紀而反
其父之戰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懼滅亡不暇何
敢將兵越國助魯鄭以增怨乎齊為無道恃強陵
弱此以紀為主何也彼為無道加兵於已必有引
咎責躬之事禮儀辨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
其封疆效死以守上訴諸天王下告諸方伯連率
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
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小國讎

本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侯鄭而亡
年鄭勝蔡而懼事見左傳襄蔡大敗楚而滅左傳見
鄭公四年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
戰而為之援者弒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
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為主省德相時自治之
意也此可喜也齊以紀為大國之威而高必報之憾甚
可懼也桓公之所以為紀謀者既無以為保紀之
道而徒挾鄭以戰幸而勝齊彼將謂可固紀矣而
不知所以使紀之亡者在此彼也迨夫紀懼亡之
不給然後為黃之盟末以此後也迨夫紀懼亡之
左氏云宋責賂於鄭且責賂小事止當二國自不
和無容諸侯為戰也公羊云曷為後日恃外也得
紀侯也伯然後能為日也接先會而後日成會而
後戰也恃外有無他義乎又曰何以不地近也蓋不
戰後也若宋鄭相怨為此戰鄭當序紀上宋當序

齊上何故反顛倒乎公雖不及其會期而及其戰
期自當齊戰也何故反沒戰地乎公羊云近故不
地則即之戰非為近也而曰即猶可以地不亦証
乎盧陵李氏曰經書內外之戰二十三日書敗
五書戰例左氏曰皆陳而言及戰胡氏曰兩兵相
戰書及例胡氏曰皆陳而言及戰胡氏曰兩兵相
日戰而書及以主及客也以及華及亮也戰不言
交為主也書敗績功也諸說皆通

二月葬衛宣公

葬自丙錄也既與衛人戰曷為葬宣公怨不棄
怒不廢禮怨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禮喪在殯孤
會葬之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禮喪在殯孤
無外事衛宣未葬期乃即戎已為失禮又不稱子
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為惡大矣未葬惠公

禮喪在殯孤
無外事
殺梁倍九年

侯以接鄰國非禮也陳氏曰凡君在喪桓稱子
宣未葬而稱衛侯不以居喪之禮出也張氏曰朔
與尤及壽年國者志于立乎其凡此類據事直書
立忘哀戚之心故未葬稱爵凡此類據事直書

年具存而惡自見也

以吉行若稱爵志惡之淺深也汪氏曰春秋在
喪而會戰紀信九年宋喪會葵丘二十五年衛成會
光二十八年齊頃使國佐聘成三年宋共衛定伐鄭
宣十年齊頃使國佐聘成三年宋共衛定伐鄭
年鄭悼伐許定四年陳懷會召陵侵楚是也然宋
棄衛成陳共懷皆稱子則見其未易吉服從戎其罪
可未戒此年衛惠稱爵會戰則以吉服從戎其罪
益甚矣然戰紀非朔主兵故直書而惡自見晉襄
敗秦則忘親皆惠墨緣經而詐取勝視朔尤甚
葬期齊頃鄭悼雖已葬而未
輸年但有書而罪惡者矣

夏大冰

張氏曰陰盛之災王氏曰經書水災者二而桓居其一莊居其三是大水之災二公居三之二矣豈桓公積惡不悛在公釋不復然氣盈結有以致之歟

○秋七月

○冬十月

癸桓王二十有四年齊僖三十三卒晉緡未十二年鄭厲三曹莊四陳莊二批請六

宋莊十二秦出子六楚武四十三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費

左傳春會于曹曹人致饋禮也杜氏曰以曹地曹與魯齊衛之報怨也故為會以謀之曹魯齊與魯協故會

會鄭於其地王氏曰公於鄭突比之至矣十一年會以平宋鄭而不克則為武父之盟為宋之伐十三于曹同惡相濟明矣

○無采

公羊傳何以書詘異也穀梁傳時煥也集傳云二言謂斗建丑二瑞

按龍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

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

也也藏水所以備暑也凌陰水室也蚤蚤朝也獻羔開水而後啓之月令仲春周官凌人之職頒冰

於夏其藏之也固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

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編亦理陰陽天地

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煥而無采何氏曰周之

是也

集解云幽國名周武王十世祖公劉取五之地七月詩篇名小序曰陳王業也周禮先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即此詩是也

周禮天官小宰之屬有凌人掌冰左昭四年傳云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實食喪祭於是乎用之

一月法當堅冰無水者温也張氏曰陰則政治縱
 不能成物之災高氏曰凡不宜無日無則政治縱
 弛不明之所致也劉氏曰豫恒煥若此政事舒緩
 之象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書于策夫春秋所
 周衰無寒歲秦成無煥年故書于策夫春秋所
 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
 變詳矣茅堂胡氏曰春秋極謹天變如無水李梅
 觀之與事若甚小然春秋一書之則不可謂小
 事矣夫嘉氣在天地間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
 盛也夫陽氣在天地間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
 有以納於地中至二月陽氣蘊伏銅而於未發其
 則亦始於地中至二月陽氣蘊伏銅而於未發其
 絕則亦始於地中至二月陽氣蘊伏銅而於未發其
 是則亦始於地中至二月陽氣蘊伏銅而於未發其
 者變調之一無事也春秋之書無冰或謂開水而
 異而亦以見滿暑之無其備也春秋所謂開水而
 冰豈有建寅之月逐開水乎春秋所謂開水而
 實填霜之類皆遷月逐開水乎春秋所謂開水而

水而後書無乎或者又援大無麥禾之例謂歲終
 會計而後書大無麥禾猶開水而後書無水也
 知大無麥禾與書大有年為一類謂歲終會計而
 後知也開水之事亦可與會於歲終者比乎汪氏
 曰此年正月書無冰成元年二月書無冰襄二十
 八年書春無冰則知因陽盛氣燠而隨時以紀之
 苟以發冰而知無冰則當常以二月而不在正月
 矣若曰或藏冰無水而書無或發冰無水而書無
 抑何紀事之錯亂乎

夏五

公羊傳夏五者何無聞焉爾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
 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
 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杜
 氏曰不書月闕文

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
 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杜預曰春秋闕文傳記

僖四年經楚
屈完來盟
于師
閔二年經冬
齊高彖盟
意集解彖作

五鄭公其語大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矣
之類也其語大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矣
則曰於終矣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
亦視距為鑿可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
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本用其事則固
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意改周易五經數十去
處予見其不知量也

語彖作樂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左傳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魯梁傳諸侯之尊
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
來盟前定也不曰前定之盟不曰釋
子曰使來盟盟前定矣與高子不同
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二
魯與公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

伯使弟語來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
魯與公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
二子盟不盟特未定也諸侯之弟兄例以字通而
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高氏曰
大夫之事不可使弟語為子人氏實遠君命其寵
任之蓋有自來矣夫來盟于我彼欲之辭也蒞盟
于彼我欲之辭也蘇氏曰凡外大夫來盟於魯內大夫蒞盟於他
國皆盟其君也汪氏曰春秋書來盟者六鄭語於他
孫良夫皆前定之盟也高子屈完宋華孫皆未定
之盟也禮子則君自來其盟亦非前定者也大夫
因聘而盟則先書聘而後書及盟非聘而持來結
盟則但書來盟然皆所以著大夫之敵君也廬陵
李氏曰來盟例五鄭語衛良夫稱復遣使前定之盟
也謂已約言未足效信而釋疑復遣使前定之盟
也楚屈完齊高子不稱使者權在二子謂齊楚二
君遣使之時未嘗有命令盟也屈完非來魯亦書來
華孫權臣專行不受君命也屈完非來魯亦書來
者內桓師也

定公二年雉門
及兩觀災冬十
月新作雉門及
兩觀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公羊傳御廩者何案盛委之所
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

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災盛音之所藏杜氏曰
所親耕以奉采盛之倉臨川吳氏曰君之在車與
御者最相親近故君所親用之物亦謂之御後世所
妻食之類是也君所親用之物亦謂之御後世所
御食之類是也君所親用之物亦謂之御後世所
用者高氏曰御廩之米專供宗廟之祭也御廩者
君躬耕夫入獻種陸以供采盛而災馬外在君夫
人矣宗廟鬼神此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
為先禮記君于將營宮室宗廟為後重本也御廩災而
新則不書常事也杜氏曰據世室新宮以為常事
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

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而民不怨勞杜氏曰
文王以民力築靈臺與妄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
而民飲樂之類矣興土木如秦皇漢武之類今故
者異矣注氏曰妄興土木如秦皇漢武之類今故
能戒謹而致災也雉門兩觀桓宮議其非禮
而宜災也

乙未之嘗

左傳書不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書此何以書譏何梁
爾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書此何以書譏何梁
以嘗可也志不致也天子親耕也以共采盛王后親
祖嘗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何也耕以共采盛王后親
而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書此何以書譏何梁
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兩觀災乙亥嘗以爲未易
而嘗也

糞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春秋

紀事用周月而以八月糞則不時也杜氏曰先其

御廩災於壬申而糞以乙亥是不改卜而供末易

災之餘則不敬也宗廟氏曰旦用火災之餘以祭禮以

時為天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為本發於心則不

敬故書孫氏曰嘗秋祭也周八月夏六月也

有御廩災之變以先格王正厥事之誠心必遇災

而為汲汲以四日之間遽舉糞祭乎特書以責其

苟簡蔑裂奉宗廟之義夏之六月物未西成未可

也周官時享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誓戒未可

慢其祖亦甚矣聖人明書二口豈無意乎

曰穀梁云御廩之災不志按此乃大故何以得不

而祭譏不敬也非為不害而書公羊曰不知如

而巳按有災當警懼修飭而改卜何得便關

之祀予又曰祭統云天子之禮社與糞諸侯所

有撰禮者見春秋則不書糞社則不書嘗則不

又曰王制云春則不書糞社則不書嘗則不

不杓此為見春秋經前祭則不書嘗則不

云魯之郊禘非禮也郊禘諸侯之常祭故春秋

水鼓用牲之非禮也郊禘諸侯之常祭故春秋

漢儒因中庸以郊禘皆禮也郊禘諸侯之常祭故春秋

故曰以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此霸者之所由受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傳僖二十六年
云凡師能左右
之曰以
杜注云左右謂
進退存已

公蔡人在衛八下左傳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
也焚渠門入及大達伐東郊取牛首以太宮之椽歸
為靈門之椽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穀梁傳以者
不以者以其死者召之本也

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
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
兵當分別之故加以言四國行宋意也四國本不
勝天下威服諸侯固能左右諸國之師非以弱假
強以故不宋怨鄭突之皆已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
人之侵已故以楚師伐齊事見定僖公六年蔡怨囊瓦之
拘已故以吳子伐楚事見定僖公六年蔡弱於吳魯弱於楚
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趙氏曰九不用我師而
等國兵而不自交鋒也永嘉呂氏曰以言用我師而
意而為人所所以之孫四國本無意於伐鄭而宋以
於戰楚而戰楚者蔡侯以之也春秋書擅征伐

惡之而况以人之乃用其師以行已意故持書曰
兵伐人之國哉
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
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
其罪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也陳氏曰伐未有言以者其言以何用諸侯之師
於會始也東遷之後諸侯雖會伐非一國之志也
則亦非一國之志也矣雖主兵也而諸侯之師於
始上無天子之志也伯有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
此伯有之所由興也伯有者伯有也伯有者伯有也
以者矣善以者必中國用夷令行於天下曰是無
賴宋之力得入募國婦而背其夫也魯人因此與
仇讐魯桓平之宋人從鄭遂與魯人因此與
之戰宋桓平之宋人從鄭遂與魯人因此與
怒乞師於齊蔡陳衛蓋師雖四國之賦而左其憤
生惟宋人之為所聽比於平口諸侯各帥其師以
失而擅用列國之兵以泄其私忿四國輕以貨賂之

人而使之遲志其罪皆不可勝誅也劉氏曰書宋
人則是以知宋人者晉侯也宋公也書晉人及
戎則足以知晉人者晉侯也宋公也書晉人及
其宗廟晉侯皆文之而用四國之師其罪一也王
氏曰宋公以諸侯之兵聽命於一國於國之師
宋公之用諸侯之兵聽命於一國於國之師其罪
之君皆賤人之甚故皆惡而敗之入而書伐鄭亦
朝不道之甚故皆惡而敗之入而書伐鄭亦
致其不道之甚故皆惡而敗之入而書伐鄭亦
者矣汪氏曰或謂言以者用彼師伐而會伐惡之甚
鋒蓋泥於左傳紀拍舉事皆用彼師伐而會伐惡之甚
蔡師微弱故不詳錄也夫苟不白交鋒則非云滿蓋
右之謂矣况傳稱宋以夫苟不白交鋒則非云滿蓋
經書魯取穀則非交鋒之驗也○靈廬李氏曰
兵事書以例三穀梁於此年及公以楚師下皆曰
以者不以者而注於此年及公以楚師下皆曰
器不說已而獨於蔡侯之民死也則以共假借之役
乎此說其是矣獨於蔡侯之民死也則以共假借之役
以之舉其貴者則又變節皆以吳子則以其所以蔡
雖同而事則異觀此伐鄭皆以吳子則以其所以蔡
賤之無事則異觀此伐鄭皆以吳子則以其所以蔡
春秋所以疑而蔡侯以吳特道而書則無誤矣齊

等兵而不交鋒歷引左氏柏舉之戰吳楚自戰
而蔡不交鋒以證之亦有陳氏之說於世更詳
有情要之者專說之亦在也陳氏之說於世更詳
皆通可參用

甲申桓王二十有五年襄公諸兒元年

桓王二十有五年襄公諸兒元年

春二月天子使家父來求車

左傳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公羊傳
何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公羊傳
者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公羊傳
徵求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公羊傳
也求金甚矣天子不私求財公羊傳

遺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
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氏

求購 隱三年
求金 文九年

集解 白王之求
而弗得之兒
昭侯 德賈証
臨昭 百官桓年
左傳 左文十五年

曰王者畿內千里租稅足以共費四方各以其職
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兼無為率先天下不當求
求則諸侯貪大以喪事而來貨財已為不可况車
服乎經於求購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
曰購因喪事而求凡諸侯所當歸也車則非諸侯
之所當歸矣然猶服御之物也金則直為貪利爾
世愈降而非桓王之周矣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
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利
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有求
以利其身皇皇馬唯恐不足未至於篡弒奪攘則
不厭矣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
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
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寢矣及侈心一動莫為防制

必至於亢不衷官失德廉恥道喪寵賂日章論
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
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孫氏曰古者諸侯有功則
同姓以下其用之皆有等差非諸侯所得而私為
况所以天子之尊而諸侯於九列國乎天子歲內租
稅所入足以待諸侯而諸侯之求亦無有以車供王
室於天下者越禮以於邦國其下違法以非之則示
特書示誡家父為大夫而無所正救奉使侯國自
取辱命之罪見矣臨川吳氏曰車重器也天子國自
以之錫而下諸侯不可用猶不當遣使以私求之諸
侯不洪而天子之求乎哉家氏曰求之為言下之
當貢之物而天子之求乎哉家氏曰求之為言下之
人有求於上也求不足者求之有餘者及於不稟
命之諸侯始也今以萬乘之尊而徵需微及於不稟
愧之也繼而求車繼而求金非所當求而求之見成
周號令不行於當時而孫辭以有求非特責王深
責諸侯之無王也高氏曰桓無王豈獨桓受其貶

天王之惡亦大矣執逆不誅又數聘之又命大夫有求不王甚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趙氏曰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見九王室不告魯之不赴者諸侯之不臣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王氏曰桓負大惡王非唯不討而八年之間三遣使來聘恩禮厚矣今王崩來赴魯無奔喪會葬之事齊僖之存于戈歲尋卒則會葬如禮比事以觀不貶而惡自見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皆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知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感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

羊斟突何以名奪正也穀梁傳說奪正也程子曰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

按在氏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皆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仲仲殺雍糾公出奔蔡是祭仲逐之也

沒而不書其義何也陸渾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

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說是也杜氏曰諸侯奔亡皆迫以自奔為文責其不能自固或曰臣出其君而逐之罪不彰無乃掩姦乎陸氏曰出君之罪史氏知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權臣亦以自致之文書之是故鄭祭仲殺雍糾而突出奔蔡

而巳夫君實有國而出於臣乃其自取焉耳本正

林氏曰桓王崩莊王立至莊三年葬

諸侯云禮王制
諸侯世子世國大
夫不世爵

昭元年左傳
冀除宗祧

禮記卷之六

歸而稱復則可汪氏曰復者還反其舊之謂國本
國而歸也故鄭忽曹襄衛鄭衛行皆稱復歸鄭
之再歸與曹負芻之歸不稱復者衛鄭故本枝而
不悔負芻篡家嫡而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
幸免其復皆非義也劉氏曰復歸有
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君臣之異以
世也故不可言復不可言復而不言復者奪其國之
也以其竊取也或曰復厭詞也張氏曰忽自十一年復者
位之意也或曰復厭詞也莊公卒而立至九月
奔衛五年于外乃得復歸不從衛侯朔行之例稱
爵乃稱世子者忽之所以得歸者以其不能歸也汪氏曰前
也所以稱鄭伯者以其不能歸也汪氏曰前
先書突奔而繼書忽奔者以其不能歸也汪氏曰前
忽與突之強弱見矣盧陵李氏曰忽終不能歸而忽稱世子
七年見絀並不書鄭伯者此忽終不能歸也汪氏曰前
又曰諸侯失國復歸者四鄭忽衛侯鄭曹伯襄衛
侯行也大夫失位稱復歸者四鄭忽衛侯鄭曹伯襄衛

許叔入于許

公羊謂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如忽之奔蓋有不得
已亦何惡乎又曰歸者出入無惡突之篡國何
惡乎

穀梁傳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
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許太音岳之裔杜氏曰太岳神農先王建國迫於

齊鄭不得奉其社稷汪氏曰隱十一年魯及齊鄭

之土地而使許莊公之弟許叔居許東偏以奉其

能與已爭故自入其國而君之力不未聞可滅之罪

也則當伸大義以直詞上告諸天王下赴諸方伯

求復其國冀除宗廟折聘禮既折以俟孰能與
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于許

免氏曰許國之責莫過許叔何授之宜立又云者
 無與二而進無王命退非許叔何授之宜立又云者
 雜詞也劉氏曰稱入命何退非許叔何授之宜立又云者
 字以是為宜入許也本無位則有書字者雖曰許叔也
 罪書名則此其曰許也無辨所以別有罪也高氏曰許叔也
 曰諸侯入齊小國陽許叔去疾入國而不得其道李氏
 者也衛朔之入齊陽許叔去疾入國而不得其道李氏
 字命故雖以國氏不書去疾入國而不得其道李氏
 倫命故雖以國氏不書去疾入國而不得其道李氏
 名書入而獨不名衛國而復春秋以書入國而不得其道李氏
 陽生而衛不獨不名衛國而復春秋以書入國而不得其道李氏
 可在字例入者注以此為許叔本朝曰去疾逆詞則亦爵
 在字例入者注以此為許叔本朝曰去疾逆詞則亦爵
 本末而妄為出說也左氏明當誅是蓋不知春秋之義
 穀梁得之震氏曰諸侯也左氏明當誅是蓋不知春秋之義
 亂竊入已之震氏曰諸侯也左氏明當誅是蓋不知春秋之義
 受所不也

又作鄆駁作蒿

公會齊侯于艾

左傳謀定許也張氏曰入許之役鄭莊以壤地相授
 讓而不受乃與鄭人今鄭之力而能同齊魯又為之謀以
 定許叔之位此許之自是與文姜為魯氏曰許而彭生
 絕棄新立復通好自是以與文姜為魯氏曰許而彭生
 之禍兆於此矣故以齊侯為主廬陵李氏曰許而彭生
 國本鄭莊欲滅而并之故侯糾合齊魯以存許而後失
 然又鄭莊欲滅而并之故侯糾合齊魯以存許而後失
 不受則鄭國不利難於專滅國之罪齊魯既會而實
 許地己入鄭不假許於叔奉祀以倡存許之說其會而實
 以定己之蓋鄭莊方強今許叔乘鄭亂以為利而齊魯既會而實
 則二國定許以莊為名強則許叔乘鄭亂以為利而齊魯既會而實
 非己意乎然春秋於入許書及則豈非自解其入許之卒
 日之得不足掩矣
 其前日之失矣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公羊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杜氏曰年

公羊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杜氏曰年

禮其狄之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弑君之賊

也董子曰為天王崩而相朝故也劉氏曰勝薛之

臣子之重也陳氏曰朝未禮自處其義上借是所

以責之重也陳氏曰朝未禮自處其義上借是所

之舊自參以上甚矣凡朝未禮自處其義上借是所

上故賤人之朝凡朝未禮自處其義上借是所

殺節名之知年高以諸侯之貴旅見於朝以朝

自遠而至於知年高以諸侯之貴旅見於朝以朝

以事天子之禮事亂臣賊子故特見於朝以朝

共餘從同爵社氏曰聖人三國則人而朝以朝

未則損其爵二國則也杜元凱三國則人而朝以朝

有三國班見所以人之也杜元凱三國則人而朝以朝

有二三國班見所以人之也杜元凱三國則人而朝以朝

凡書世子朝皆與也

也不應沒其名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左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公羊傳櫟者何

鄭之邑焉為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為末言爾祭仲

亡矣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為君之微也祭

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程子曰突非正也忽既

不能保則國人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吝

也杜氏曰櫟鄭別都也在河南陽翟縣

制邑也見陰元年
寘子元二句
左昭十一年語

國在秦山年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

公羊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杜氏曰年

禮其狄之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弑君之賊

也董子曰為天王崩而相朝故也劉氏曰勝薛之

臣子之重也陳氏曰朝未禮自處其義上借是所

以責之重也陳氏曰朝未禮自處其義上借是所

之舊自參以上甚矣凡朝未禮自處其義上借是所

上故賤人之朝凡朝未禮自處其義上借是所

殺節名之知年高以諸侯之貴旅見於朝以朝

自遠而至於知年高以諸侯之貴旅見於朝以朝

以事天子之禮事亂臣賊子故特見於朝以朝

共餘從同爵社氏曰聖人三國則人而朝以朝

未則損其爵二國則也杜元凱三國則人而朝以朝

有三國班見所以人之也杜元凱三國則人而朝以朝

凡書世子朝皆與也

也不應沒其名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左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公羊傳櫟者何

鄭之邑焉為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為末言爾祭仲

亡矣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為君之微也祭

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程子曰突非正也忽既

不能保則國人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吝

也杜氏曰櫟鄭別都也在河南陽翟縣

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於櫟何也曰高氏

制邑也見陰元年
寘子元二句
左昭十一年語

國在秦山年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

公羊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杜氏曰年

禮其狄之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弑君之賊

也董子曰為天王崩而相朝故也劉氏曰勝薛之

臣子之重也陳氏曰朝未禮自處其義上借是所

以責之重也陳氏曰朝未禮自處其義上借是所

之舊自參以上甚矣凡朝未禮自處其義上借是所

上故賤人之朝凡朝未禮自處其義上借是所

殺節名之知年高以諸侯之貴旅見於朝以朝

自遠而至於知年高以諸侯之貴旅見於朝以朝

以事天子之禮事亂臣賊子故特見於朝以朝

共餘從同爵社氏曰聖人三國則人而朝以朝

未則損其爵二國則也杜元凱三國則人而朝以朝

有三國班見所以人之也杜元凱三國則人而朝以朝

凡書世子朝皆與也

也不應沒其名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左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公羊傳櫟者何

鄭之邑焉為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為末言爾祭仲

亡矣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為君之微也祭

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程子曰突非正也忽既

不能保則國人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吝

也杜氏曰櫟鄭別都也在河南陽翟縣

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於櫟何也曰高氏

制邑也見陰元年
寘子元二句
左昭十一年語

未大新

孔子世家

即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事見左傳昭公十一年

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

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

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薛氏曰櫟者鄭之

將通鄭也鄭忽矣突因櫟不見以著大鄭忽浸微而不

見矣春秋因忽浸微而不可見也薛氏曰書櫟所以見

之無臣子而不足以此有立也命已制於突與入

大都耦國既入于特善入于櫟而洛其入國者所以

其國都無以異也特善入于櫟而洛其入國者所以

謹亂之所由生也按傳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立

子亶十八年齊人殺亶祭仲逆鄭子而納房公春秋

止書鄭伯突入于櫟而忽暨儀之事皆不書者以

見忽暨儀之為君末矣而不紀也禮陵李氏曰

春秋謹強都之害書突入櫟而不足紀也禮陵李氏曰

此意也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

義為天下與末世之鑒也為國者可不謹於禮乎

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宋納趙氏曰

至於國惟鄭突入櫟衛侯入夷儀而巳鄭突名而

衛術不名術書復歸于衛而突不書歸于鄭此正

與不不正之辨也術衛術之出固其國也林父逐之

而將迫兄而正也突之謀再篡也術自夷儀入春秋書

之也以明術之當有君而突自外竊入亦書鄭伯此

鄭也家氏曰鄭有君而突自外竊入亦書鄭伯此

鄭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

宋公上公有齊侯袁昌氏及公作沒

禮記禮運是謂小康

君重御乾陸定公奏談強幹弱枝賤以身使臂賈誼上疏云

左傳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非其疑也杜氏曰或疑

在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宋既責賂於突而

伐鄭不當又納突遂謂伐突救忽然魯桓方與突而

宋亦不當會宋伐突蔡與焉謂衛不應之會則衛與

焉突奔蔡而曹之會蔡與焉謂衛不應之會則衛與

突則蔡亦不應伐突以救忽春秋諸侯之離台不

常可勝辨哉但據經伐鄭二字穀梁曰地而後伐

則突在榑忽在鄭為伐忽明矣穀梁曰地而後伐

疑辭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

曰春秋亂世以不正討正以不義伐義者然昭公

衆故非所當納者奪之名所以別白黑然昭公

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日以微

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榑日

以強盛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於輔正

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

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

也張氏曰曹桓宋莊衛胡皆以不正得國其為

衆所謀乃水流濕火就燥獨陳侯疑之未出也

所責始宋不和而公突以鄭伐宋及突已奔而

伐鄭向者相戾之深今諸侯無所求以亂易亂

哉蓋以正繼正禮之常也幸其危貪其賄竟其

邪自突入榑公與宋公三會諸侯而再伐鄭無

也禮而後伐王氏曰四國會于宋之衰則宋主兵

宋莊與突始恩中讎今又立兵納之是得為以

乙酉 莊王 十有六年 齊襄二 晉緡九 衛惠四 蔡桓十九 鄭厲五 昭公

之君修會禮于秦然後伐鄭見其先疑而後決也
宣元年書四國之君會晉師于棠林伐鄭見諸侯
皆從晉師以討有罪也文相以而實不召也
侵楚雖非疑辭然傳稱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
伐楚則是不協而謀之矣陳不書會召陵侵楚
魯也若夫襄五年會城棣救陳不書會召陵侵楚
伐齊蓋救陳圍齊美其有恤患討罪之實故皆不
書會夷儀受賂而縱大惡是以不書伐也○廬陵
李氏曰穀梁地而後定四年召陵侵楚是也○廬陵
宣元年而後伐鄭疑詞也此其地何則召陵傳曰蓋
以爲而後伐鄭疑詞也此其地何則召陵傳曰蓋
疑也疏曰一會之中故詳錄其會地召陵傳曰蓋
不說則深入淺浸郊其疑則責諸侯之力之強足
亦善發則明穀梁者其疑則責諸侯之力之強足
如左氏以昭公則恐不獨公羊以爲善錄義兵觀下文

忽元年曹莊六 陳莊四 杞靖八 宋莊十四 秦武二 楚武四十五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傳謀伐鄭也孫氏曰未能納突故復會張氏曰於此又邀蔡党益張矣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程子曰突善結諸侯故皆爲之致力屢伐鄭也

春正月會于曹蔡先於衛夏四月伐鄭衛先於蔡

耳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厚序矣禮記王

公侯伯子男五等差也辨別也別尊卑之位猶天建地設

位大宗約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猶天建地設

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向背

集解作先後

天建地設前漢外戚傳

先儒左氏杜預注
公羊范寧注

醜賞 後漢
馬援傳

集解云范公皆
嘗在衛上今序

陳蓋 後漢
謂陳 五祀宋為

三公皆 王者之後
公爵 之蔡本侯

爵而 序陳下者
宜也 其論者特

免後 易其位耳

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侯朝會胡氏曰諸

國之大小則實亂正蔡寧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

以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

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醜賞誘

人之趨事赴功注氏曰如商鞅立三丈之木於國

十金以重罰沮人之奉公守正注氏曰如趙高指

或言高陰中諸言鹿者以法之類意亦如此夫亂

之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為階春秋防微杜漸尤嚴

於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家氏曰自去冬迄今

鄭不問以他事誅宋曹之輔纂而于正也○為氏

曰春與曹謀而曹人不從今又與陳同伐蓋突善

結諸侯故也宋初伐突期於服突而巳不期忽之

歸也突奔而忽歸則不利於宋故宋又連年代忽

而納突鄭突入國之後即比魯而仇宋及其出奔也

自鄭突與宋自冬及夏悉力伐鄭所謂善結也

使母構兄姦惡之雄因同惡之合陵蔡而若其

與政不行霸者未作小人恃強衆陵寡弱如此侯爵

桓文之與而後少抑馬氏曰強衆皆弱如

先或先或後者率以私意為進退也故此年會曹

先衛伐鄭先蔡而盟踐土會宋召陵侵楚蔡

會首止圍新城會鹹盟杜立會准盟新會

盟四國伐鄭會于象鄭伐鄭會於宋

則衛先於陳此年伐鄭會於宋會於宋

齊會孟圍宋盟霍泉會號則以陳先蔡從王

宋以四國會鄭會溫襄二則以陳先蔡從王

再伐吳會召陵改雞父則以陳先蔡從王

之無常無非霸者以意之向皆為先刑侯宮

者許以男而先曹伯准之會則先刑侯宮

子而先薛伯而後會亦以侯而先宋公

盟也晉霸而後會亦以侯而先宋公則亦

盟也然自晉伯而後會亦以侯而先宋公則亦

子光盟雞澤至會相皆序小却子之先宋公

誓

以成帛繼子男以也然伐鄭戍虎牢之役則序滕
上薛伯以世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
一等亦宜序薛伯於天子之伯也而况齊光未誓於
乎於滕亮北之役謂之伯也而况齊光未誓於師故
長於東門則亦以禮廢樂諸侯放恣惟力是視春
門于王政不綱典以至之先易其序耳嗟夫春秋
復以爵之貴賤計崇卑而專以國之強弱相上下
美是故隱公之時魯以周班後鄭而爭長此猶皆
也桓公之隱公之時魯以周班後鄭而爭長此猶皆
不計爵次矣春秋致春秋終吳且爭長於黃池而
而爭晉先軟春秋諸侯終吳且爭長於黃池而
矣雖不然春秋諸侯終吳且爭長於黃池而
為而革者所以抑其強也宋號黃池待賤絕以見
伯言之所抑其強也宋號黃池待賤絕以見
惡其餘從以見罪惡之所抑其強也宋號黃池待賤絕以見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此致伐之始左傳以飲至之禮也穀梁傳桓無會也

致何也危之也程子曰不惟
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

伐鄭則致罪之也曷為罪之以納突也諸侯失國

諸侯納之正也伐鄭以納突非正也故書至以罪

桓之上無王法恣為不義而莫之禁也范氏曰桓

伐正危殆之甚喜得全婦故志之高郵孫氏曰重

其兩伐正而納篡故危之也臨川吳氏曰公至常

事書者皆識也宋氏曰自去年十一月會伐師未

及息今年正月又會四月又伐歷三時之義乃歸

冬城向

左傳書時也穀氏曰下有十一月則此乃十月也
是周月亦今之九月農功未畢不可與役注氏曰凡
書城未有繫月者蓋城築之時蓋戒事於冬而以春正月
十月十一月皆農收之時蓋戒事於冬而以春正月

盟功則無妨
農之病矣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為之宣姜與公之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幸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壽子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公之怒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公之二公子故惠公奔齊十一月左公子朔何右公子職立公而不得罪於天子也其得罪於天子陰齊屬負茲舍陳氏即罪而谷梁傳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奔何不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篡公亦以自失國也春秋皆書之也故蔡人立東國而朱出處人立君而逐之因書奔而巳矣非氏曰朔而後已五年人立君而逐之六年王陵茂天子周室欲討而後得行其志所以汪氏曰

公穀皆云衛朔獲罪於天子今考左傳衛朔之復入於魯於周則黔牟之立天子與有力焉不然二公之子怨朔奚待五年而逐之哉靈陵李氏曰朔得罪天子之說公穀皆以為天子召而不往詳公羊之意謂使守衛國之宗廟告朔而天子召而不召之罪也漢公羊行朔走衛國之陰齊地託疾而止不召之罪也侯有疾自稱負茲舍止也張氏發明之是矣但公羊文意迂晦不明有類傳聞之詞未審然否

丙莊王十有七年(齊襄三晉緡十衛惠五) 黔牟元年蔡桓二十卒

鄭厲六昭二曹莊七(陳莊五杞靖) 九宋莊十五秦武三楚武四十六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左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杜氏曰黃齊地張氏曰公又欲納朔一紀動而二失也汪氏曰黃細地後屬齊汪氏曰紀魯之姻國而衛朔在齊故齊欲納朔而魯欲平紀

也然二三年之後齊遷近紀三邑六年之後魯卒會齊
納朔則非紀之削弱盟不足持而齊魯之強弱亦真
見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

會公穀作及越翠執反

左傳尋蔑之盟也杜氏曰越魯地臨川吳氏曰隱元
年及邾盟蔑七年而隱公俞盟伐邾八年又伐
邾魯既朝之後通好十有餘年至桓十五年邾
來魯既朝之後通好十有餘年至桓十五年邾
我及之也與盟而公與之盟也高氏曰其再
知者欲求魯之援也與盟而公與之盟也高氏曰其再
賤而惡自見矣隱桓皆盟邾而皆盟皆以宋故以不待
所適之王尚足貴乎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公闕夏字

奚穀作即

齊魯日左傳左傳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上使

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且
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謂焉穀梁傳內諱敗卒其可
者也其不言其人戰以吾敗也此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
氏曰奚魯地臨川吳氏曰此齊師來受魯境而魯
之戰也盟黃未幾而齊率侵境平師來受魯境而魯
王氏箋義曰不言及者蓋魯敗也齊師來受魯境而魯
故不書高氏曰不言及者蓋魯敗也齊師來受魯境而魯
戰諱不言公竊考明年公會齊侯于濼則齊魯之
未深其非公與戰明矣故知戰之義乃內之微者而
宋戰乾時而盟幽盟齊盟及而諱之也亦猶盟宿乃
之微者而盟幽盟齊盟及而諱之也亦猶盟宿乃
廬陵李氏曰及戰例三比年奚莊九年乾時以爲
三年升氏曰及戰例三比年奚莊九年乾時以爲
公左氏以為公不親臨明氏無傳未知孰是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左傳蔡桓侯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杜注云桓公無子
故石季而之季
內得國人之望外
有諸侯之助故書
字以善得譽也

蔡季字
蔡季字
蔡季字
蔡季字
蔡季字

四

此助唐趙州人
玄宗時有春秋考

蔡

蔡季桓侯

啖助曰蔡桓侯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

蔡則名之赤歸于曹則名之以其爭國也蔡季歸
于蔡則名之赤歸于曹則名之以其爭國也蔡季歸
氏曰返國於危無疑之際考之書法惟蔡季為善也
其於未然而去一悻悻以高其去就合且春秋貴
之於書曰蔡季之歸與季或馬廬陵李氏曰春秋
秋於為一人之資否且見書法而論在氏者乃謂
歸者惟蔡季與季或馬廬陵李氏曰春秋者乃謂
陳黃楚之比陳非若元孫矣大夫之字某而力於
七季之自陳若元孫矣大夫之字某而力於
晉齊者比矣又曰兄弟之取貴於春秋者惟許叔
之復歸而己皆書字之例者主於書第以罪衛侯而
不來歸而己皆書字之例者主於書第以罪衛侯而
亦無可美也

季字也曰諸侯之蔡侯之弟歸也而合義故字之
此則蔡叔武則以君之順且易故曰歸然皆無罪
字衛叔武則以君之順且易故曰歸然皆無罪
同歸也則歸者善也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
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推也
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何氏曰蔡季對人無
立獻舞而疾季辟之陳封人辛季次當立對人無
及歸奔喪無怨季辟之陳封人辛季次當立對人無
謂智足以與推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
不携邇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蔡季之去其
國與秦伯之弟鍼無異鍼以富相討季以貧見疑
俱不得安其身而季為顯美蔡季曰突歸

職喪掌諸侯之來凡其喪祭詔其號(注)號謂謚
 氏命曰五等諸侯之來凡其喪祭詔其號(注)號謂謚
 王命曰五等諸侯之來凡其喪祭詔其號(注)號謂謚
 故特書之明得禮也(注)陸氏曰按左傳史記世本蔡
 也惟諸侯皆謚為侯也(注)陸氏曰按左傳史記世本蔡
 史因一而紀之故春秋特書之(注)高氏曰春秋因褒見
 象非可知是則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
 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眾人也(注)劉氏曰諸侯
 生之禮者桓侯之賢又未有聞於春或曰葬未有
 秋則桓侯非賢而蔡季請之可知矣(注)或曰葬未有
 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之耳臣子之於君極其尊
 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為臣
 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注)朱子曰子路
 人而不知曾子疾華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注)音馬
 所以尊也

斯已矣(注)禮記檀弓魯子寢疾病樂政子春坐於牀
 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簀與(注)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簀與
 然曰呼曰華而脫大夫之簀與(注)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簀與
 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注)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簀與
 病革不可未之能易也(注)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簀與
 人之愛我以姑息吾何求哉(注)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簀與
 扶而易之反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
 席未安而沒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
 而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
 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為
 禮哉(注)論語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為不矣(注)或曰魯君
 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注)或曰魯君
 生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為虛位禮之文
 也沒而繫謚為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

男葬皆稱公志其未禮之實為後世戒欲其以正
終也其垂訓之義大矣陸氏曰侯伯子男之國稱
不得云公者蓋王所賜也劉氏曰公臣子之國稱
之於天子者也汪氏曰近世仕於時者其本爵者
諫皆所以其未得官爵此所謂生而稱賢其死也銘旌墓
止稱所得官爵此所謂生而稱賢其死也銘旌墓
者為定各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傳宋志也杜氏曰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邾之盟
襄陵許氏曰正月與齊為黃之盟而五月戰焉二
盟既而戰之盟而八月伐之一年之中桓公春與齊
盟神棄如散延瀆信而不仁甚矣至氏曰桓公春與
宋衛桓非隱之尤甚已罪其夫信今春與邾盟秋又盟
矣况桓非隱之尤甚已罪其夫信今春與邾盟秋又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傳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日官諸侯有日御日
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日以授百官于朝穀
梁傳言朔不日言始而終也趙氏曰左氏云不書日
而日再食蓋若始而終也趙氏曰左氏云不書日
官失之非也史官豈不知朔及每日甲子乎何待日
官日御哉

附錄左傳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
立公子豐君子謂昭公懼其殺也辛卯執昭公而
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丁莊王十有八年齊襄四晉緡十一衛惠
亥三年六黔牟二蔡哀侯獻舞

元年鄭厲七子疊元年曹莊八陳莊六
杞靖十宋莊十六秦武四楚武四十七

春王正月

集解云惡與視之
公子也文公二妃
敬嬴廢和事襄
仲故襄仲殺惡
及視而宣公
事見左文七年
左宣元年夏
季文子如齊納
賂以請會於
是會於平州以
定公位
曹伯負芻事
左成十三年及
十五年
十五年

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弑
君篡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
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曹伯負芻殺太子自立見孰於晉而曹人請之曰
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為此懼作春秋於
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已身沒而王法
不得赦也范氏曰此年書王以又據桓十五年天
王崩至是子新君嗣位三年之喪畢矣明弑君之賊
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篡弑者不容於
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
人之法嚴矣已列於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

陳哲曰謂已列
諸會者蓋謂
其身戚之會也

成而亂臣賊子懼高郵孫氏曰正月有王桓公之
見誅於當時當見誅於歲月不覩誅於萬世王生當見
誅於其死不見誅於終身當見誅於萬世王生當見
桓公立十八年而傳嗣易世非不覩誅於萬世王生當見
不加三遣使下聘而追錫之命豈惟桓無王而周
亦不能自王矣故聖人始終以王法治之注氏曰
此年正月書王誅桓公之終身無王也明年錫命
王不稱天譏天王之卒於不赦故漢之明年錫命
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故漢之明年錫命
帝魏之司馬昭試高貴鄉公唐之韋后執中宗之
類前史皆隱其亦而朱子於通鑑綱目必正其大
惡之名使其罪暴白於萬世豈非竊取春秋之義歟

公會齊侯于濼

杜氏曰濼水名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
公無與字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西公之喪至自

此書則見其遠者禍之所從起觀公與夫人如齊
人謹禮於微慮患於男女之常經而禍亂之所從生聖
氏曰此行公往會齊侯於兩夫人欲同往公不能制
樂會禮畢夫國故遂與之同如齊也汪氏曰與之為
言乃黨與匹敵之義而相備之辭也故以尊及
甲曰及以匹敵之義而相備之辭也故以尊及
姜氏會齊侯于陽穀以公及夫夫主人不專行
也傳稱王奪于禽祝與及夫夫主人不專行
與顛孫奔齊曰與則匹敵而無彼此尊卑之別也
桓公與夫夫人姜氏如齊若曰夫一人專行而公從之
也易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桓公一夫字為褒貶豈不
文姜以徃其咎可知矣春秋以桓公一夫字為褒貶豈不
信哉○趙氏曰公可知矣春秋以桓公一夫字為褒貶豈不
按聖人設教不應如此煩碎公羊之說非也王氏
曰公羊經脫與應如云不言及夫夫主人不專行而公從之
字故辭費耳

齊

畏

齊傳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
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
日寡君男若之威不敢寧告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
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穀梁傳其地於外也薨稱公舉上也

魯公弒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弒今書桓公薨于
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

夫人孫歸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

實亦明矣趙氏曰在外薨不以有故無故皆當書

會齊侯于某公與夫人孫于齊此等顯然在日雖無傳亦
喪至自齊夫夫人孫于齊此等顯然在日雖無傳亦
不可職張氏曰春秋書魯君見執之例有二在內則
不書地以存其實在外則不容不書其地而以內則
下文之特異者見之此先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

日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於魯桓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葬讐在外也讐在外則何以書葬君于辭也穀梁傳葬讐我君接上下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所以成德也責踰國而討于君是也桓公葬而後舉蓋所以成德也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趙氏曰葬稱我君而後舉蓋臣子之敬辭也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讐在外也穀梁子曰讐

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非范氏曰時齊強大

見殺於他邦雖讐不復善葬且夫桓公之讐在齊

則外也隱公之讐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

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于是此春秋之法也

故十八年書王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其知之

矣桓公堂胡氏曰桓公薨于齊賊未討而書葬何也

義難之非討其君之罪也桓公書葬其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

也家氏曰桓公之罪也楚慶誘討而皆書名亦此意

死於鄰國受斃豔妻自其陳陳陀之言固為不幸自天

異言與州吁之葬桓公明桓之死與隱也注氏

曰春秋君弑而書葬者有九衛桓齊喪陳靈則賊

已誅者下之鄭倍齊悼則經不書弑者止為弑景之葬

蔡靈讐在外而亦諸侯也逆之賊與魯桓同楚景之父也

於此亦稱齊而諸侯也蔡昭公使止為弑景之父也

盜賊也聖人當然也或化工之生楚蔡昭公使止為弑景之父也

適於天生理之當然也或化工之生楚蔡昭公使止為弑景之父也

也非謂魯人為賊已討也夫謂不討而葬之即葬于公則

